

784.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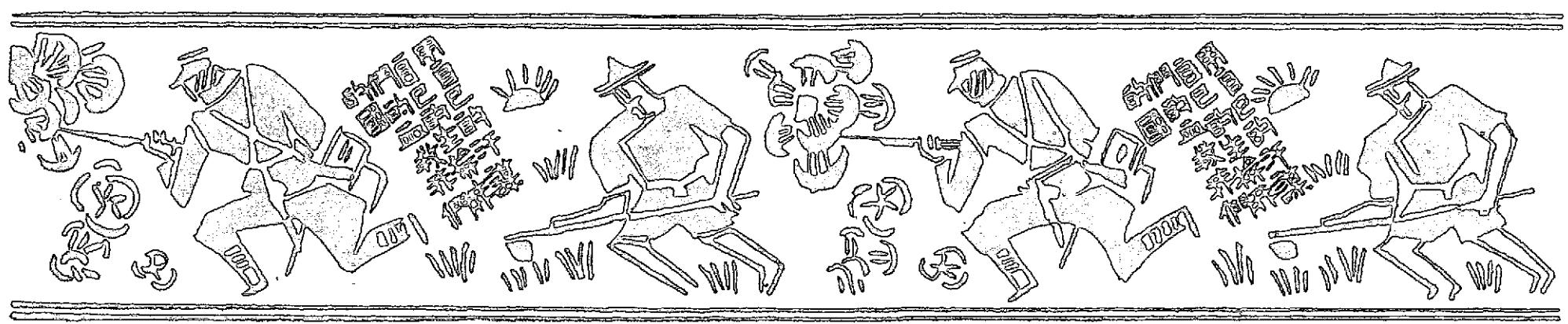
281 早

續



復興大意利三之傑

7  
2



小汗  
叢書  
民族英雄評傳第十一集

# 復興意大利的三傑

柳靜明 李守廉  
閻白癡 振聲 著

上海汗血書店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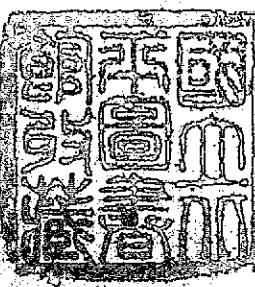
3 0402 7504 6

784.51  
281

葛雷凱之中統利大意

# 意大利統一母國論

Count Camillo di Cavour



2880

自從一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國大革命，便開始了人類歷史上革命鬥爭的新紀元。這一時代，繼續很久，直到現在，幾乎全世界都繼續不斷的瀰漫了改革的呼聲，推翻了專制的帝王。自由主義的信徒，濶了無數的鮮血。在瑪倫哥 (Marengo) 和奧斯特里茲 (Austerlitz) 在利比賈 (Leipzig) 和滑鐵盧 (Waterloo) 在那不勒斯 (Naples)

(Pivetti) 和索佛尼諾 (Solférino) 在薩多瓦 (Sadowa) 和勃麥夫那 (Bülow) 在格萊武羅特 (Gravelotte) 和瑞丹 (Sedan) 這許多疆場上，犧牲了幾百萬的性命，無數悽慘的屠殺，都爲了自由的名義，演了無窮的可歌可泣流血的悲劇，造成了驚人的歷史。在革命的怒潮中，意大利人民，也給狂飆激蕩，發出自由獨立的呼聲。千年來意大利已經爲國內外的暴君所摧殘，忘記了過去羅馬帝國的光榮，中世紀自由城市的制度，浸沉在迷信和服從之中，匍匐在封建鐵蹄之下，將所有的生命，一切全寄托給個像般的帝王。法國自由主義的風行，方震醒了意大利人民的迷夢。

一七九六年拿破崙征服意大利，標榜民族主義，使得意大利人

民很信任他。以爲可以能除專制的束縛，能夠實現那些野心的夢想——自由博愛，繁盛和榮譽。的確，拿破崙是重新改訂了行政制度，減少了封建的小邦，開通道途，整理統制，使意大利人異常歡迎，受他的統治。但是各國對於他的攻擊，使他失敗了。他遺留給意大利人民的，仍舊是分裂和宰割的痛苦。拿破崙的號召，總算是給予意大利一種國家意識的刺激。維也納會議之後，意大利各邦，仍是被牽曳束縛着。專制政府的壓迫，更甚於法國革命之前。奧國在半島上，樹立了最嚴的勢力。梅特涅——反動的大使——在演說中，表示很輕侮意大利獨立的態度。曾經說過：「意大利不過是一個地理上的名詞而已。」在這反動時代，羅曼諾夫，哈布斯堡，霍亨索倫，組織了神聖同盟，消

滅自由主義的火花——在法國西班牙那不勒斯的波旁朝也在旁喝采助威。

當時意大利半島上，分成割據的局面。在極北面有倫巴底和威尼斯，已爲奧國所征服。西北的地方便是薩服王國。這王國便異乎其他哈布斯堡和波旁族王室。雖然這國內仍遺有頑固和專制的餘風，但是境內人民都能耐苦勤儉，王室也具有熱烈的自尊心和愛國心。稍南向的一邦便是突斯堪納，其地人民，雖也能耐勞，可惜工作的結果都給哈布斯堡王室盤剝盡了。突斯堪納附近有許多小邦，如巴爾瑪，麥地那，各邦都受奧國專制政府保護。再南向的主要部分便是教庭區，教區中的人，除開專制政體之外，沒有想到立憲政治的思想。

這些特權階級的教士們都養成了奢靡怠惰的風尚。政治上的腐敗，就是梅特涅也知道。教皇的政府無法使其澄清。最後論到半島南端的那不勒斯王國了。這就是維也納會議後的西西里王國。歐洲沒有一个像那樣腐敗的。羅馬教庭的行政，已是極落後，但是自從文藝復興以後，至少在浮面上還可敷衍。不像波旁族管理那不勒斯的腐敗，境內犯罪者充斥於市，暗殺亦是屢出不窮。文盲之多，沒有中國能象至聖的行為也極其卑劣。

全意大利人民的思想都受帝王和教會的束縛。公衆的言論和書籍的出版，都須經異端的檢查。學校的教育行政權，全操諸教會的掌握。普通教育的不發達，使人民目不識丁。有佔40%的中國人，有些地

方竟至75%至85%。民智既遜足以資在上者的愚弄。高等教育也因在主義和教庭指揮之下，各種學術無從發展。有過教育的思想者被禁止。教皇和與國的偵探，散佈在禮拜堂，酒館，和私人會社的各處。不論貴賤的家庭，都要被警察干涉。輕一些的嫌疑，便被拘捕；反對專制的言論，便加以長期監禁；無論何種公開明顯的作亂，一概送往斷頭臺。然而專制的壓迫愈甚，反抗愈烈。許多有思想和愛國的意大利士女們，經過種種痛苦和耻辱，他們秘密的在各城市村莊，店鋪，教堂內進行，實現統一自由獨立的夢想，不停的前進，謀恢復意大利過去的光榮。

一八二〇年，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境內，爆發了民衆要求獨立運動。

運動。斐迪南第一被迫允許訂立憲章，並且還事實行。然而神聖同盟，立刻加以阻止。第一次的要求失敗了。次年，庇得蒙要求有憲法，發生革命。國王伊曼紐爾第一自知不能與英國對敵，一方面受民衆的包圍，同時希望同盟又加以威脅，所以立即傳位與其弟菲力克斯（King Charles Felix）允許訂立憲法。英國急急調兵鎮壓，廢除新憲，恢復絕對專制政體。將所有要求立憲者全處以死刑。革命風潮平靜之後，便繼續了十年的沉寂。反動一時勝利，使得階級之間的狂熱更 加利害。雖沒有公開運動，但是各處都能見到自由主義的宣傳，遠長短速，秘密結社，也在這時萌芽了。最著名的燒炭黨，便是其中之一。該黨廣佈全國，不論各級人民都有。皇室被廢第二年，當時也是貴族。

之一。這種狂熱是沒有止境的，暴動暗殺是他們詞壓迫者的示威。一八三〇年法國第二次革命發生三天之中，波旁王室永遠便消逝了所有的權威。革命立即傳入意大利、巴瑪麥地那的統治者都給民衆驅逐出境了！那不勒斯的叛亂，也異常激烈。庇得蒙的王位，由新王愛爾伯特（King Charles Albert）繼承。立憲運動風起雲湧，同時奧國和法國亦紛紛遣兵鎮壓。除去庇得蒙和突斯堪納兩邦外，其餘都恢復了反動勢力。

在庇得蒙境內，新王雖是篤信宗教和傾向保守主義的人，但是他憎恨外人的干涉，使他接受了立憲主義者的計劃，反動勢力因此無從侵入。當時愛國志士瑪志尼，由薩服那（Savona）獄內釋放後，

立即上書與國王，勸他領導意大利獨立自由的運動。這封信很有效力，激動了新王民族的觀念，隱然有恢復國勢，統一全意之志。一八三一年，瑪志尼創立少年意大利黨，鼓動意民反抗奧國，組織意大利共和國。暴動被他煽發了，許多殘忍的暴君，毫不憐恤的，都加以踐踏在血污裏。暴力鎮壓的效果，政治叛變，雖被阻遏，一般天才，又都轉向於文學的宣傳，使文字愛國化，愛國思想漸漸輸入了羣衆，而變成很大的原動力，並且藉宣傳的力量，實現了他們的計劃。

二  
一八四八年正月內，意大利全境，又受歐洲革命風潮的煽動，發

生了新的革命，西西里國王麥迪南第一已允許訂立憲法，教皇也表示改革的意思，尤其是在庇得蒙境內，竟公開允許人民有言論自由的權利。現在歐洲開始注意凱富爾了，起先他擔任雜誌和評論的主筆時，早已知名。意大利的政治家和經濟家都稱揚他，但是少數的人民和國外的人還未認識他。他在熱那亞政治家和新聞記者聯席會議內，露出了驚人的頭角。會議內爲了許多瑣碎的改良要求，紛爭不已。凱富爾立即向國王提議：「應當轉變這種凌亂的討論，爲合法律的莊嚴和平的計議。」聽衆對於他的言論，立即認爲要求憲法和自由國會，確是解決意大利最大的問題。討論的結果，終於採納了他的建議，在一八四八年二月七日頒佈了憲法。一月之後成立了議會。

就此開始了意大利的新命運。凱富爾便是這時代的首領，直至今日，這偉大的紀念日，在意大利各處，慶祝為意大利獨立最有意義的一天。

凱富爾生在極尊嚴的拿破崙時代之下的一年一八一八年。他的父親是位侯爵，是一個舊式君主的擁護者。母親是位新教徒。他的親戚伯叔、姨姑、表兄妹，都是巴黎的上等貴族，或是熱那亞的望族。他的遠親，也都是政治學術上有地位的人物。不論是保守黨和激進派，但是全都愛護他們的祖國，意大利。他常和他們交往，很為一般親友器重，知道他將來一定是不凡的人才。因為是女子，他在階級和財產上的權利，是有限制的；然而這一層，更激勵他的努力。十歲人都

軍事學校，十六歲卒業，便任軍隊中國工程師之職。因為年輕，不為人所重視，不久他便辭了職。他最愛學算術，對於歷史、政治、經濟、和社會學，也很有興致的去研究。英文給他以開拓學問的鎖鑰，自幼他即能操很流利的法語。

他在熱那亞發表的言論，使德國王認爲他是國內最危險的人。他被逐出本鄉的山區之後，又驛於阿爾卑斯砲台的牢獄內，共有八月之久。被釋回來之後，他又開始從事於農村的開闢，放棄政治的生活。他的能力簡直是毫無限制的。他的新事業的成功，又爲遠近所注意。他培殖許多荒地，應用科學方法，處理農植物，建立工廠磨坊和鐵路銀行。他的深知明鑒和超人的魄力，使他得了勝利。在十七年之中，

自從他辭軍隊之職，一八三一年始至歐洲全部發生革命，一八四八年止，他盡全力於實業，毫不注意於政治。他振興實業的結果，使他中年政治活動有了穩固的基礎。即是注意到工作，而疎遠了政治活動。但他在這十七年來，已準備自己做一番遠大的事業了。在那時，他曾有一信與他的知友說：「我能鄭重對你說，我將決定我的辦法，我自己有極大的野心。當我做了宰相時候，我希望我能證明我的野心。在我理想之中，我覺得我自己已經是意大利王國的首相了。」

在經營實業的眼時，他遊歷瑞士法國和美國，在巴黎他拜訪許多社會上著名的思想家著作家和政治家，和他們討論時事問題，常到議會內去研究法案，旁聽著名的學術演講，詳細考察農場工廠。

失監獄，每種人物和地方，大概都能給他作為模範。在美國他特別專心研究國會議案，和國家的經濟設施，無論早晚他致力專習美國歷史。這樣他吸收了昂格羅薩克森的思想，並且增加了對於立憲政治的信仰。返國之後，他更加倍努力，改良農業，製造用品，在那時最重要的是討論改進經濟和政治；對於這個目的，他組織了一個農業會，意在團集有識之士，出版評論。凱富爾是一個很堅毅的人，他那警世的思想，充滿了歐洲，尤其在意大利；他評論鐵路交通的價值，不祇於傳遞包裹箱籠，而是思想遠播的媒介。這種言論，使得各邦王侯，大為畏懼。如果鐵路建設之後，自由思想風靡全境，看來的神聖，立刻就要動搖了。

一八四七年十二月，凱富爾在都靈創辦意大利復興報。（二）

Risorgimento) 他的文章，成為意大利思想的中心。他沒有受過任何適合的文學訓練，所以較諸當時著名作者的作品，的確缺乏詞藻，但是他的愛國的熱忱，打破了文筆的晦澀。他的文章很清順動人，他的激昂慷慨的雄辯，打動了閱者的心靈。他主要在寫長篇的作品，討論社會經濟組織和政治建設。他既不是政客，又非宣傳家。他避免革命和革命的方法；他相信用溫健的手腕，發展良好的制度，勝於狂呼遊行，公開的研究，也要勝於結黨謀叛，正當的理據，勝於幻想。他痛恨專制，不僅對於暴君，而且是暴徒。所以他高聲疾呼，燒炭黨和暴志党的方法。

在一八四八年，全歐革命怒濤洶湧之時，全歐的暴君都治選了英國，走上了立憲的途徑。在熱那亞的革命黨，也都開始活動了。在另一方面，凱富爾竭盡全力，免除暴動，要求新王公佈憲法。終於凱富爾穩健政策勝利了。憲法不僅是一時權宜之計，而且永遠成爲庇得蒙自由的基礎。在米蘭和威尼斯，也得發生脣亡與國蹙迫着的運動。意大利的愛國熱，似乎不可遏止了。整個的民族，都起來相助這兩邦。集中力量謀民族的獨立。庇得蒙也遣兵相助抗奧，居然一戰獲勝，進佔答蘭，在勝利之中，不料其他各邦的反動勢力又都圖復活。庇得蒙以一邦的力量抗奧，大有孤掌難鳴之勢。所以在那年七月，略斯拓沙（Gustoza）一役，敗於奧國，屈服議和。庇得蒙的暴動繼續不已。國王

被迫繼續對奧作戰。在次年三月內，又敗於諾瓦拉（Novara）。國王見大勢已去，立即退位避往葡萄牙，不久即卒。反動勢力仍佈滿全意，新王伊曼紐爾第二繼位，國內元氣大傷，百事棘手。在此時的凱富爾，尚無一官半職，僅為候補議員，歷屆選舉，均遭落選。但是人民在危險存亡的時候，為他愛國遠大的目光所喚醒，終於他當選為議員。農商部兼海軍部長羅沙（Giovanni Rossa）是凱富爾之復興報時的同志，素重凱富爾的器識，所以在他身後，即由他繼任。

自從凱富爾握有一部份政權之後，雖在瘡痍滿目的底特羅，他能處付裕如。新官職的工作成績，很足令人驚服。全國方始認清了，他是一個領袖人物。農業的發展，商業的擴張，從來沒有這樣的繁盛。建

立了很大的海軍兵工廠在斯必錫亞 (Spezia)。一八五一年內閣解散，凱富爾棄官暢遊英法，對於兩國有了更明切的認識，在法國首次偶見拿破崙第三的時候，就將意大利的情形深印入法皇的心內。及返都靈之後，再入閣，他的工作更比前偉大，解決了和奧國糾紛的許多懸案。最困難的便是和教庭的交涉，他覺得舊有僧侶的弊端，必須革除，各種主義的收入，也須取消。當時教會的權威很大，一般羣衆都擁護教會攻擊他。但他受了壓迫，並不減少他的毅力，他又開始計劃新意大利鐵路的系統，和歐洲各國訂立通商條約，整理賦稅，以減少貧民的痛苦，親訪時疫醫院，為病人祝福，又給他們以很好的看護。

他的工作，時常受各方的誹謗。兩種極端派都反對他，保皇黨似

爲他妨害了他們的利益，毀壞了國家的經濟，極端的革命黨，又爲他的冷靜態度所鎮懾了，堅以爲他毀壞了國家的政治，所有的教士，爲他取消各寺院教產和教士的特權所擾，堅以爲他破壞了人民的宗教信仰，他爲人民以外謀了很大的幸福；他損壞了人民的自由，毀壞了人民的精神。嚴重的謠言，圍困了他。天才稍差的人，遇到這種境遇，就沮喪了！然而凱富爾仍舊很樂觀的，依他的計劃向前邁前，假使他不能由一黨工作，他就聯絡別黨，倘使他得不到任何黨派的全體擁護，他就分別向各黨內部少數人離持，不久所有的閣員，都覺得他的目光，遠出乎尋常政黨之上。

三

一八五五年，凱富爾第一次做了很大的事業，不僅限於意大利，而且在歐洲政界內。克里米戰爭發生了！俄皇尼古拉氏第二——一個神經質的絕對專制者——調集海陸重兵於黑海沿岸，決心奪取土耳其。英法爲了防止俄國勢力伸張，便助土耳其抵抗派遣陸軍到克里米半島作戰。忽然在一八五五年正月內，歐洲很詫異的發現凱富爾使庇得蒙也參加三聯盟國抗俄。他在國內說服了三四百萬人民，遣送兩萬軍隊前往助戰。沒有一個政策，比這一着再勇敢的了！國內輿論攻擊他，保守派和激進派譏笑他，以爲將區區四百萬人民的

庇得蒙和俄國相抗，無異螳臂當車。要想使意大利軍隊勝利，豈非笑話！何況這一次戰事，與庇得蒙也無利害關係。在這許多反對論調中，凱富爾的勢力似乎孤弱了。他的主要的理由便是要得着歐洲列強對於庇得蒙的認識，爲了要藉此和西歐兩國聯盟，反抗奧國，可以訓練意大利軍隊，準備新的獨立戰爭；這些祕計，他都不能宣佈於國人。他只得苦口婆心的勸導國人，但又有什麼利益？要說庇得蒙不顧俄國在地中海強盛呢？

凱富爾終久戰勝了內外的敵人。當他說服了國王伊曼紐爾第二，和國會內大部份議員之後，他輸送了意大利軍隊到克里米去。起始歐洲人都嘲笑他這舉動，但是最後勝利的消息傳來了，意軍突起

那亞（Cherney）大勝俄兵，全歐的輿論都轉變了，意大利由此為人所重。凱富爾更加為人所推崇為意大利的功臣。所有的人民開始尊奉他的意志，受他的指揮。在一八五六年戰事結束，庇得素遣凱富爾為代表，列席和會，雖然奧國反對，畢竟巴黎會議內凱富爾實現了他預定的政策。在同席許多大國代表之中，他的地位不過代表如此的小國，所以他起始很靜默，不干涉英法俄代表為他們自己利益的討論。可是當許多問題愈趨紛雜的時候，他方加入辯論之中，他的意見很為他國代表所容納，他得到別國代表的了解，和拿破崙第三的幫助，在會議中宣佈與國對待意大利的情形。歐洲各國漸漸覺得意大利事件之嚴重，在意大利半島上，隨便那一城市，都是狂飈的中心。

革命隨時可以暴發，延禍全歐。

在次年的正月內，發生燒炭黨黨員謀炸拿破崙第三的案件，這件事使得列強又厭惡意大利人民了！以爲奧國是應當鎮壓這種殘酷而愚笨的人民的。爲救濟這不良的心理，凱富爾強制國會訂明法律，嚴禁結黨暗殺。這樣更使急進派仇視他。凱富爾對外宣言，意大利要達到自由統一，擯棄暴動的方法，採用進化的步驟。在他的新宣言條文之中，歐洲認識了他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家，勝於以前所感覺到的。雖然稍偏於保守，但這種流行的破壞性和無益的革命能避免之後，一定能將意大利由壓迫之下解放出來。六個月之後，凱富爾秘密拜訪拿破崙第三，在法國一個很小的溫泉地方勃隆比埃。

Giro) 他利用法皇有稱雄歐洲的野心，申述目前意大利的情狀。實在對於法國很不利，於是拿破崙第三很信服的訂了一個攻守同盟密約。抗奧事成之後，意大利允許割讓撒服(Savoy)和尼斯(Nice)兩州與法。返意時遇到普魯士的攝政者——以後德皇威廉第一至交談之中，彼此有了很深的印象。因此隨後發生了戰事危急之時，延遲了普魯士助奧的干涉。自然在凱富爾努力之中，特別對於拿破崙第三賣力。他以公開的危機和祕密的陰謀，和法國的教會派相戰。法國天主教徒，唯恐意大利的統一，使法國邊境多一強鄰，而且在羅馬的勢力，或許也要失去。然而這些利害，仍舊不敵拿破崙第三，要想為民族主義的領導者，繼武拿破崙第一的雄心，終於為凱富爾所引誘了。

一八五九年正月拿破崙第三在奧大使推動里 (Tuilleries) 之前已表示要對奧作戰，幾日之後伊曼紐爾第二在都靈也同樣宣佈了這意思。在準備開戰期中凱富爾更形活動。最大的困難還在法皇的猶豫。法皇爲人本多情感，內心疑懼。爲了英俄都勸法國組織歐洲會議，解決意奧的爭執，因此法皇又致電與凱富爾，勸他同議此計。在其時全盤計劃都要瓦解了，大概在他一生之中，這真算是最危急的關頭。他幾乎憤怒得要圖自殺。他忍辱下了決心，堅持在召集會議之前，底得蒙不能取消武裝。奧國不答應，所以只有宣戰一途。且藉前次密約，拿破崙第三亦得助意抗奧。聯軍勢很盛，在六月四日瑪齊他 (Magenta) 一役，苦鬥獲勝，進佔米蘭。在開戰宣言內拿破崙第三

聲明意大利須使其由阿爾勃斯山到亞得里亞海岸都得着自由，但在這場惡戰之後，他又躊躇了。他很怕普魯士助奧抗法，他又目覩部下軍士死傷枕藉，深恐歷年英名，在瑪琴他索非里諾一役之後，朝消逝。爲保持現存的威望起見，雖是奧兵已退入廓德立拉試劍（Quadrilatero），他竟背約，單獨在維拉法郎加（Villafranca）和奧國議和。由奧國出讓倫巴底與庇得蒙，威尼斯仍屬奧管，中意各邦組織聯盟，由教皇主席。

當時凱富爾覺得完全失敗了。他的希望並不祇限於恢復倫巴底，他勸國王拒絕簽約，單獨由意大利軍隊向奧進攻。伊曼紐爾蒙三脅於威勢，和法奧妥協了。凱富爾儕一己政策的不見用，辭去閣務，漫

遊瑞士，在雷夢湖畔逗留長久，但是不久，他舊有的精力——的確，舊有的興奮——又恢復了。他再重複聚精會神，去熟思新方法，成就他偉大的志願。一八六〇年三月，重新執政，竭力避免拿破崙第三的阻撓，完成意大利的統一。

在蘇利克會議（Zurich Congress）內，拿破崙第三建議的中意聯盟，遭了教皇區和突斯堪納以及附近的各邦人民投票反對，一致主張歸併庇得蒙——意大利的新王國。一八六〇年春天，西西里半島上巴勒摩（Palermo）發生革命，波旁王室的權力很明顯的喪失了。五月十一日，加里波第和他的一千義勇軍，征服該半島，在他開始進攻西西里時，凱富爾並未反對。當他起程之後，又予以資助。這年

夏天，加里波的繼續向南意進攻，南意革命已完全成熟了。那不勒斯的皇帝法蘭西斯第二為民衆驅逐退位，南意呈現一種新的紛亂局面。亂民渴望加里波的降臨。他的軍隊又參雜了意大利的急進黨。瑪志尼便想借他的兵力，實現共和國的夢想，極端反對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併入意大利王國。中部的教皇區域，又有許多法國的義勇軍相助，阻撓意大利的統一。凱富爾現在很覺困難，如何去對付目前的三種敵人——教皇世界上的教徒擁護者瑪志尼，共和黨的首領加里波的，為他的英勇以擁戴者。這些問題對於凱富爾有很大的影響。所以他不等到加里波的再向北進攻，就遣派正式軍隊，先將教皇區內的軍隊解散了。再南進至那不勒斯，進攻民軍，伊曼紐爾第二親為

先鋒，陽爲與加里波的合作，實際就是反對這大冒險家進攻羅馬，引起國際間的干涉，尤其是法國。

一八六一年二月內，意大利國會第一次在都靈召集，那不勒斯、西西里、突斯堪納，和其餘各邦，都在意大利勢力之下了；除去了羅馬和威尼斯。伊曼紐爾第二宣佈爲意大利國王，凱富爾爲內閣總理。他召集的閣員，都是意大利知名的人物。凱富爾歷盡了千辛萬苦，費了許多力量，現在才算勉強造就了統一的局面。爲了政策的不同，不知觸犯了許多知己，在他覺得最難受的，便是加里波的事情。他怨責凱富爾出讓尼斯給法國，他是在那裏生長的，他恨凱富爾使他對故鄉成爲異邦人。他勸國王辭去凱富爾首相之職，寫信攻擊凱富爾，最

後加入議會反對他。這些舉動實在使凱富爾氣沮。將近一年以前，在一個顯赫的演說內，敘述議會的歷史，曾經將何以要割讓尼斯和薩服兩州給法國的苦衷剖白，申明是種必不得已的苦計。他對這兩州人民，表示很沉痛的歉意。但論及事實，與其說兩州屬意不如說屬法，因為兩州均通行法語，薩服雖是意大利王室的發祥地，然而該州教士常常反對意大利統一，不如放棄的好。加里波的揚言，凱富爾出賣兩州與法，任意放棄國土和同胞。凱富爾雖遭如此誹謗，他抑止他的憤怒，很平靜的原諒加里波的。他承認加里波的天然要怨恨他，犧牲他的故鄉，所以也不責備他。別人也曾為他辯護過，而加里波的對於凱富爾的敵意，總未消泯。

努力爲意大利獨立之中，凱富爾在一八六一年的夏天就犧牲了。他的性命。他每天的工作，使得認識他的人驚奇。他能在同時，擔任許多重要閣員的任務，常常討論意大利各處和歐洲許多地方複雜的問題。因了憂思勞憊過度，及至年屆五十，在中年生活之中，他發現他不能再前進了。臨終前他說：「意大利是造成了一……」*Il Cielo è fatto di libere nazioni.*「自由的國境內要有自由的宗教。」*Erano, sono libere le religioni.*「*Opere in libertà State.*」在離開人世時，他主張政教互不干涉的原則。他已爲這主張工作很久了！他覺得宗教須給以永久的保障，他的遺命，至今仍爲意大利愛國志士的宗教口號。在凱富爾去世後的九年，意大利繼續完成統一運動。加里波的仍舊幹他驚人的事業。

雖然在阿斯普洛夢威（Asprone）爲意軍所敗，在門他那（Mentana）爲法軍所敗，最後他終於目見了意大利統一夢想的實現。

在一八六六年，藉與普魯士聯盟的力量，恢復了威尼斯。在一八七一年，爲了拿破崙第三屈服於俾斯麥，意大利始定都於羅馬。凱富爾的心願，總算達到了。不僅是在他生前的工作，而且在死後遺命的成就，使他在歷史上佔了很重的地位。由各方面去觀察，在十九世紀歐洲的政治家中，凱富爾要推爲最偉大的一個人了！凱富爾有高尚的志願，強固的毅力。這意志和力量，就是造成意大利統一的基礎。他不單是政治家，而且是實業家。他不單靠他的理想，而且憑藉了實際的經驗，方才造成他偉大的事業。他藉正理去做，勝於武力，鼓勵意大利人。

民，用穩健的思想，去使自由勝利，並且用憲政制度保存自由的永久。振興實業，以啓發國家的富源。在外交上，選用手腕以提高國際的地位。而他的政策，最重要的，還在排斥激烈的暴動，完全以穩當的步驟，使意大利人民團結。而在處理政教的紛爭，則又採互不干涉主義，政教各自分離。這些混合起來，給他以最高的地位，不僅在意大利政治家中，而是在十九世紀歐洲大陸上所有的政治家中。

自從凱富爾死後，意大利永遠紀念着他。這是他生前所未料及的。他的努力，在生前並不為衆所贊成。他迫不得已損失許多利益，觸犯許多人。他臺未得着平民的擁戴。並且在當時，輿論的攻擊甚於嘉許；但是他實際是位可敬佩的偉人。他能忍受所有的侮辱，不屈不撓。

的將意大利由沒有國際的地位，提拔到能與列強相颉颃。他為「大羣的朋友所愛敬，為許多政治家思想家所稱揚，在他去世後，所有的愛國同胞，方才認識了他，艱難困苦中，經營擘劃之功，堅忍不拔的魄力，似乎別的政治家，不能做他這番事業。這種新生的感情，使每一個意大利人民，思念不忘凱富爾所賜予的恩惠，——獨立，自由，繁盛和榮譽。凡是凱富爾使各地統一於意大利之下的地方，都樹了紀念碑，以志不忘。沒有再有價值的貢獻，能報償給他這種偉大的天才了。他能終止千餘年來同胞互相的殘殺，他能勝過一切困難，終於建立了

意大利王國！

# 意大利建國聖傑馬志尼

## 引言

當一箇民族遇到了大的危險時候，如果這箇民族還不應該滅亡，或者不願滅亡的話，一定會產生出偉大的民族英雄來領導他。全民族共同走向復興之路，克服一切艱危，樹立起新的基礎。這種英雄是基於他底天賦特質與時勢之需要而產生。他底性格約可分為三類：一是思想家，要他來喚醒民衆，激勵民衆，使全民衆認識他們的敵人與當前的危險，而知所向從。一種是實行家，他可說是軍事家，他

具有超越的軍事天才與實幹的精神，來實際領導革命的民衆，去與他們底敵人血拚。一種是政治家，要他來運用政治的手腕，外交的手腕，內以應付複雜萬變之局勢，培植奮鬥之實力；外則聯絡與國俾免陷於孤立無援之地位。此三種人，未必同時產生，亦未必完全分開，或許一人兼而有之——不過那究竟是少數。此三種人當中，後二者在他們底奮鬥過程中，是很容易受到擁戴及榮譽的，惟第一種人，則在當時每不被人了解，甚至受輿論之詆毀及反對，然而他底偉大的毅力驅使着他，決不能因此而灰心，雖在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暗夜，也必認定他前途之一線的光明，忍耐前進，終至於風定雨止，皓月當空，把他底全民族帶到了光明的聖地。那時才被人了解，被人崇拜。歷史

上不知道有多少如此的人。而意大利的建國聖傑馬志尼 (Joseph Mazzini) 便是一個例。他生前雖然受人非難與詆罵，到今日他威令譽不但與加里波的 (Garibaldi) —— 軍事家 —— 凱富爾 (Cavour) —— 政治家 —— 齊驅且競而已。意大利建國第一功已無疑的歸之於馬氏。

### 三 馬氏的歷略及其革命精神

馬氏於一八〇五年生於靴形半島上的熱那亞 (Genoa) 地方，當時半島上的情形與今日的中國很相似。北部的威尼斯 (Venice) 與倫巴第 (Lombardy) 二省為奧國所佔領，皮得蒙 (Piedmont)

撒丁島（Island of Sardinia）和西西里王國。南部為西西里（Island of Sicily）而組成尼普（Naple）王國。這許多國家且與干涉，每日都在競爭擾亂中，他們雖然都感到奧法之外來的壓迫，思有以解脫之，但是統一悔的口號直至數十年後，他們聖哲馬志尼喊出來之後，大家才有一個共同的認識，知道統一是禦侮的惟一方法。

馬氏幼時受其父母新教主義之影響，對於當時之教會及政府均感不滿。他不願去做舊教的禮拜式，彼時他說不出他不願的理由。他說因為牠是強迫的，所以我不願去。他底革命天性在此時即已真

備了，當他十六歲的時候，他目睹皮得蒙暴動失敗後革命黨人被屠殺的慘狀，遂立誓終身服黑色衣以爲紀念。這誓言頗直至他底死，從沒有人能便他一時的改變過。

他底父親是一箇醫生，當他大約十七八歲時，他底父親很盼望他能成爲自己職業中的一箇精手，但是有一次，他底父親爲一箇病人施手術，要他去看着學習。當他父親所持的利刀，割開病人的皮膚時，他便戰慄起來，再也不敢看下去了。這件事使他父親很失望，知道他將來是不能從事於自己的職業的，便令他學法律。在這箇當兒，他也不很願學法律，把他大部分的時間，都用在研究文學，歷史與詩歌上面。有暇便爲窮人作義務律師，或者寫些文章在雜誌報章上發稿。

他底文章充滿着熱情的進步思想，很受讀者的歡迎，但是不久他所投稿的兩家新聞紙，都因為登載他底文章而被查封了。這件事又重新燃起他底革命思想。他痛恨當時的專暴政府，不能抵禦外侮，且壓迫國內的思想，他覺得欲復興意大利民族，非推翻此各各專暴的政府，而建立一箇統一的民主的政府不可。

當時意大利的革命潮流還很幼稚，惟一的革命團體就是燒炭黨（Carbonari）。而這箇黨是一箇無堅強組織與信仰的團體。但是馬氏想利用它來作革命的工作，遂不得不投身於其中作革命之運動。不久因燒炭黨組織的不嚴密，被政府探悉，重要黨人皆被捕。馬氏也於此時被放逐到法國，這是他革命生活的開始，此後便永遠着地。

處流犯生活了。他最愛的祖國與慈母，自此便永久與他隔絕了。

在法國時因鑑於燒炭黨之不濟事，乃於馬賽集合意大利之流犯組成「少年意大利」(Young Italy)黨，以「上帝與人民(God and the People)」爲號召之口號，以建設統一民主的意大利，逐去奧人爲主要之革命主張。這箇團體便成爲他以後革命的基礎。他所以用「上帝與人民」的口號來號召，這與他底革命思想有關，此處亦不得不略爲陳述。

他認爲一箇有力量的革命運動，必須有一種宗教的力量維持着牠，因爲人與人間的統屬關係是不堅固的，很容易因紛爭而瓦解，所以必須藉着一箇不可知的上帝來維持人心。但是他所說的上帝，

與基督教所謂神化的上帝不同。他說：「上帝即存於吾人的良知（Conscience）之中，存於仁道（Humanity）之中，存於圍繞吾人之一切現象之中。」「上帝為吾們而存在，上帝賜給吾人靈感與生命，而上帝亦即存在於吾人靈感與生命之中。」所以吾人之行為必須依照上帝的意思。然則上帝意思，吾人何由得知呢？他解答這箇問題說：「上帝的意思，即於仁道與良知中表現出來。」「上帝的意思即表現於芸芸衆生。」此種主張很與孟子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之意相似。至於他在上帝之下，又連以人民，意謂上帝是為人民的，我們敬仰上帝，也要順着上帝的意思為人民服務。這是他底革命旗上所書「上帝與人民」的意思。至於其他的革命主張，留

待下一節再陳述。

他爲了少年意大利犧牲了他一生的精力與時間，希望能從它產生出新的苗芽，培養成復興的意大利。他利用這箇團體計劃暴動，總計不下數十次，雖然他底力量薄弱，及法奧之勾結，終未能成大功，但是意大利統一復興的根芽已早隨着革命烈士的熱血滲入人民意識之中。尤其是一八三一年之撒渥（Savoy）暴動，與一八四八年之反奧大革命，已確實燃起民族革命之高潮，博得世界之同情。同時，奧國之侵略政策，從此亦根本動搖，在一八四八年之革命戰爭當中，馬氏曾自己荷着一枝來復槍，與敵人血拚，數月不得寢息，食用不濟，時僅日以馬鈴薯充饑。城破時，彼宣稱：「我們要造成歷史，拋開生命！」

功不必由我而成，人心却不可由我而死。饑渴與不眠決不能使我們對敵人屈服。」但是這箇可憐的無力者雖然有如火的熱情，也終於不能挽回失敗的厄運，最後又不得不逃至瑞士，復被迫逃到英國去了！

總之，他底一生都爲他祖國的自由而犧牲，爲祖國的統一而奮鬥，箇人的快樂與榮譽永遠沒有放在他底心上。他很羨慕家庭的快慰生活，他也很希望能得到一箇異性的安慰。他謂：「女人與男人是人生的兩根弦，缺一是一不能彈出和協的生活曲調的。」他也會戀過兩箇女人，但是他又宣稱：「快樂的家庭生活是旁人的事，在我是一沒有意義的，我不能享受安樂的家庭生活，因爲我還有一顆空虛的

心沒有填滿。」這一箇赤心愛國主義者，爲了他底國家，終於一生甘心度着他底獨孤生活，竟永未能與他底愛人結婚。

關於馬氏的歷史，我不再多延長了，因爲我主要目的是在陳述他底革命理論，但是因爲他底事情恐怕知道的人不多，所以我在陳述他底革命理論之前，不得不對於他底歷史作簡單的介紹，以下我便完全介紹他底革命理論了。

## 二 馬氏底革命學說

關於馬志尼的歷史及時代背景，我已大概的陳述過，他是一箇赤心愛國主義者，他底時代是內亂外患交逼的時代，奧大利強佔了

北部二省拿破崙第三帝國的勢焰已籠罩了中部及南方，同時國內更分裂支離，每日兼併攻伐，而不思團結以對外。他底一生最大的志願是在造成國家的統一以禦外侮。所以他底學說當然也都是以此爲出發點。他一生最大的成功不在他經百次失敗而不灰心的計劃運動與革命，乃在他偉大的學說之影響人心，使國人確切相信意大利革命成功就在不久的眼前，而且有絕對實現之可能。鮑爾頓金 (Bolton King 馬志尼傳的作者) 謂：「意大利革命若無馬志尼，至少要晚數十年成功。或者到現在（一九一二年）還不能成功。」這句話我們承認是絕對可靠的，就是今日的獨裁宰相墨索里尼也未嘗不時時崇拜着他們建國的聖人。

(1) 天賦人責說——尼志尼的天賦人責說 (The Duty of Man According to Nature) 為其革命理論之主要基礎，他此說是針對盧梭之「天賦人權說」而發。他批評「人權說」謂人權說在法國革命時代確有其相當之效果，作了革命的先鋒，但是這種學說是破壞的而不是建設的，用之來反對專制暴君則可以之來建設完美的社會則不可。權利觀念過分發達，必造成人類的自私自利觀念，祇有索取享受而無發揮創造。人人要權利，權利之間必發生衝突，結果必至於爭爭而不得。而戰，人與人戰，階級與階級戰，為利權而戰，爭為爭利而戰，終必至於人類之文明破壞，道德淪亡。所以他主張「人的權利祇有一種，就是你自己從桎梏中解脫出來而那種桎梏是阻礙我不能實現我」。

之責任者。」此外便沒權利而祇有責任。

什麼叫作「責任」呢？他底定義是：你有生命，你便有一箇維持生命的法則，這種法則是存在於任何地方的。沒有法則便是沒有生命。大的天體系有牠的法則，小的一切動植物亦皆有其法則。人類是高於一切的，所以人類也有更神聖的法則來維持着。你去發揮光大你自己，去動作生活，依照你的法則，那就是你的唯一責任。

責任就是發揮光大生命之法則，但是什麼是生命之法則？我們從何處可以知道這箇法則？且看他底解釋，他說真理的法則可由「仁道」與「良知」中推求。「仁道」與「良知」這兩箇名詞，在前面已經提到過，但是沒有解釋。馬氏所謂之「仁道」（Humanity）

與通常之觀念略有不同，他以為「仁」是根據人類之歷史經驗而體察出來的上帝的意志，為人類共同遵守之法則。但是因為人的體察有時是錯誤的，所以他承認真理亦是有進化的。此時之真理異時或為錯誤。而判斷錯誤與求進化之方法，就靠人類天賦之良知。二者合起來便構成真理而為生命之法則。

以上簡單的介紹了馬氏之責任學說的概念及其含義。至於人為什麼要盡責任？如何去盡責任？他會分做對仁，對國，對家，對自己四方面來說明。茲分別介紹之。

(A) 對仁的責任——仁為吾人應遵守之唯一法則。吾人因仁而生，為仁而生，於仁而生。仁為大我之良知，為人類之大聖一體。如果一

無仁，則人類互相殘殺，人即根本不能生存。惟其有仁，所以才有人類之文明。箇人爲大仁中之一員，要使人類進步到盡善盡美之境，必須每箇人都負起把仁發揚光大的責任。仁的光大發揚，就是大我的光大發揚，同時也就是小我的光大發揚。箇人的事業功德，靠大我而存在，如果沒有了大我，小我的存在，也是沒有意義的，當然更無所謂事業功德。所以他說：「生命爲一種使命。」人就是爲盡這種使命而生存。苦樂善惡，幸運失敗，都不過是生活過程中之偶然。生之目的不在追求最大的快樂，而在追求最大的可能的光榮。不僅在追求個人的自好，而在求你自己與他人共好。如果你放棄了這箇責任，那就是你的罪惡。

(B) 對國的責任——人的一箇責任就是對仁的，但是這種責任的進行有時是遇到許多阻礙的，欲打破阻礙常需要極大的犧牲。所以他又說：「生命就是與惡魔一場戰爭，吾們雖然不能根本剷除它，但是吾們只要不死的時候，就與它苦鬥，一定可使它底領主漸漸縮小。」而且「犧牲就是最高尚的道德，吾人的責任在那裏，就應該依照責任之所，在去思想，去工作，去戰爭，去受苦。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他人，而是為善勝於惡。」剷除這種責任的阻礙就是你的唯一權利。但是這種戰爭與犧牲祇是個人的力量是很微弱的，所以你必須喚醒你的同胞，團結你的國人，加強奮鬥的力量，以期達到發揚仁道的責任。所以他又說：人的第一箇責任就是對國的。

國為實行仁道的大單一體。如果你的國家沒有自由，根本就不  
能盡箇人的責任。「無國家便無光榮，無國家便無幸福。縱然你自己  
盡一些小責任，那也不過是仁道的私生子。」「國就是你底工作的  
園地。你只有在這箇園地內勤苦的耕種灌溉，才能達到仁的果實。」

他所說的國，不是以武力侵略造成國，而是依人民的公意及  
天然疆界而形成的國。國與國之間也沒有侵略與欺凌，各箇國家各  
有其特殊的責任，對仁道負有使命。他們中間沒有侵略，亦沒有隔絕。  
都是互助互協，共趨於仁道的。這是國家對國家所應負的責任。至於  
對內，則有培養人民道德生活的責任。完成這箇責任須要三種方式。  
第一須保障人民自由。他認為自由並不是目的，而是為完成道。

德的必須條件。因為無責任心便無道德。然如人對於善與惡，公益與私利當中，沒有選擇的自由，則便根本不能生出責任心。所以自由是道德的基礎，進化的階梯。無自由便成爲無靈魂的軀壳。所以他說：「如果無自由，生命之功用必退化到最簡單的原始時代，一箇人如果允許他底自由被侵犯，背棄了他自己的天性，即是違叛上帝。」「不能有任。何。的。力。量。能。奪。去。使。你。構。成。爲。人。的。要。素。」國家必保障人民之所由權，成爲人的權利之自由，才算是盡了國家的責任。但是他所謂自由，僅爲保障作人之自由，而並不是一般的絕對自由。所以他又說：教育無自由，財產無絕對自由，遺產贈與亦無絕對自由，以及除去作人自由以外的一切自由，爲了公衆自由及道德的目的都應受限。

制。

第十一章 聯合 (Association) 使之與自由能生和諧之作用。

他說：「什麼是教育機會？如果你沒有時間去讀書的話，什麼是交易？如果你除了資本的話？」所以真正的民衆自由，必須由結合始能達到。結合能增加你自己力量之百倍，去保障你底自由，得以去盡你底責任。結合能給社會一種組織的力量，自由能給社會一種效果的力量。二者有互相調協之作用。所以除非自由人必無真結合。因為結合必須為天良的承認，與審觀的接受。始能發生力量，同時如無結合，自由亦便無意義。因為個人雖然有一切自由，若不與他人聯合，亦不能發生力量。而國家的責任便是鼓勵這種結合，使人民增加

他們盡責任的動力，但是國家却不可強迫人民結合因為強迫的結合仍是無意義無力量的。他說真正的民主形式必須每件事皆自由而又有結合。

第三為教育的責任。——他說真正的自由不僅僅是一種拒絕的惡的力量而且是在許多不同的路當中去選擇一條路以至於善的一種力量。而人類最高之天性亦不在自己尊重自己而在承認自己對人類的責任。這種天性之發揚與真正自由德之實現必須經過國家教育的力量以啟發之所以教育便是為國家的第三項重要工作。

為什麼一定要有國家的教育呢？他的理由是教育不僅是在傳

給一些文化智識，主要在形成國家的信仰共同的目的，使每個人都感着他自己對國家應負的責任，這種精神上的統一，其重要實百倍。於物質的統一思想若使之太自由，像空氣般的自由而無共同之信仰與目的，這便是思想的大耗費。國家應該防止這種耗費，如果沒有作到這一層，即是國家荒棄了職守。

上面關於國家的責任說了許多，似乎是去題太遠，但並不是丟開本題。照馬氏意思，以爲國爲人之集合體，國的責任就是國人的責任，公民對國家的責任，就是要盡國家應盡的責任。如果國家的責任遇到妨害時，便須要你來替它除去妨害，爲它而犧牲，而得到成功，那也請你不要灰心，光榮的結果一定還是要降臨於你底國家。

(C) 對家庭的責任——「家爲心之國」人類純潔的快樂，絲毫不混雜憂愁的快樂，只有家庭的快樂。此外雖然可以找到快樂與安慰，但不是最高尚的。由家庭所得到的安慰如同平靜的湖一樣，像得到一箇甜蜜的睡一樣，像兒童睡在慈母的胸上一樣！

「家爲人類生活之永久的原素，國家在現在雖然是神聖的，但是當全人類都發覺了他自己良心上的仁道法則的時候，那時國或不需要存在，但國家則將與人生永存。家爲仁道的搖籃，一切責任的源泉，至於如何能使家與國密接起來？那便是你的責任。對於仁的責任，也就是家對國的責任。國的責任在教育人，家的責任就可說是在教育公民。家與國爲一線之兩端，家如果不是自私自利的，國也必

能達到它之間的中正堂。」

「女人是家庭的天使，」慈母與愛護孩子的最能教導人。創造偉大的將來。一箇人必須使他更富不道德他應受教育有同情，而且要有一致的思想與工作。

兒童為仁道之花朵，你必須培養他，撫育他，使他開一束美麗的花。愛兒童要深懷真誠的愛，不要無謂的虛頭空談。你由以真誠給兒童作一箇榜樣。教育兒童使他知道什麼是他底國，什麼是他底責任。父母兄弟姊妹妻子都是同道之緊枝。使他們有一致統一的家，培育人生創造將來，那便是達了家庭第三箇使命。

(三)家庭的責任——「有生命就有箇生機靈活的責任。

你自己行動生活，皆依照這箇法則，就是你的唯一責任。換言之就是啓發你自己的良知，盡你所有的力量來幫助你的國家與人類。馬氏對意大利王人的演講詞中講「唯一」的目的，就是在完成道德與仁道的進化。你們必須教育你們自己，完善你們自己，等於教育與完善他人一樣。教育是靈魂的麵包，它不僅是能供給你生命的需要，而且是與國人古人後人相適之物。更不要忘記了你們所聖的教育責任。——就是使個人生活與集體生活密接起來。

「真理永遠不會立刻顯示它的全體，所以你不懂要實行你的生命法則，更要時時為這箇法則來求進化。」地球並不是你恣娛樂之場所，它是實現理想之真理的工作地方，為實現理想之真

理，步步前進，那才算盡了你自己的責任。

(2) 實踐 (Action) 說——前面已經提到馬志尼爲赤心的愛國主義者。他底「天賦人責說」完全是基於愛國心而發生，而基於他底責任說，又發生許多連帶的理論。首要即是「實踐」（也可以說是「作爲」）的理論。他以爲要盡責任祇有實際去作，任何好的思想，如不把牠變作實際，是沒有用的。所以他說：「什麼是你的理想？除非你把它化爲具體的事實。」理想與實際永久是並進的，不能化作事實的理想，是一種幻念，而不是理想能化作事實的理想。如果不把它化爲事實，便是罪惡。所以他又說：「不作爲就是不道德人生，就不應該有休息。」在夢中也要時時想到你的責任，消極的好與不去。

爲惡就是一種自私自利吾人的責任在改造環境積極的創設新的好，不是在消極的保守求得自身之滿足所以他認爲「沒有事情比這世再頹喪不道德沒有事情比穢默再懦弱」人生不在默察自然，要你來譜化自然不必細細的來分析解剖人生你底周遭都是善的路只要你認定那一條是真理就去實行前進請你永遠不要沉思於生命之底。

至於革命他也主張實際行動重於口頭宣傳他相信「一月的革命行動之影響人心定比多年的宣傳還爲有效」他說「行動就是民衆的書」尤其是在大多數國民都是文盲的國內所以他一生不屈撓地組織了百次的遠征雖然自己都不敢相信有成功的把握。

晚年的尼想起革命所犧牲的烈士，很愁愧自己未能死在戰場上。這早已死的烈士。當時人批評他也謂冒目的行動白白犧牲許多愛國英魂，自己却成了名。但是他坦白的胸懷，死後竟完全被人了解，他底偉大，也就在他這種「知其不可爲而爲」的精神。

他這種實踐的精神，在文學上也是有相同的主張。他以為「一個人沒有權利限定他自己的能力，祇努力於文學而忽棄他實際政治工作的責任。」文學必有道德的教訓與啟示未來的意旨，爲藝術而藝術以及純粹真實主義都是罪惡的思想。如果純粹表現自然與事實而無成見，那就是你承認善惡可以並存，這種藝術是無靈魂的藝術。須知「善與惡，真與偽，進步與頹廢，當中絕無妥協。」文學家的

責任，就在指出這二者的界限，使人知所向從。他早年對文學家特感興趣之時，已發出此種爲人生而藝術的純熟論調。後來便放棄了文學的研究，而從事於實際政治工作。他底一生不願談理論，寧求實踐。但是他雖然說不願談理論，而他底實踐理論，却是深深印入了人心，成爲他不朽的理論。

(3) 一體 (Unity) 說——「一體」這一箇名詞，譯的或許不恰當，但是我想不出一個更好的名詞來，祇好用它。以下還要紀它的意思，詳細說明，所以雖然譯名不妥，含意總不會錯誤。

馬氏的「一體說」，也是根據他國家需要統一的基本觀念而生，他由各方面去證明，萬物都是一體的，所以國家地帶要統一。他

底學說。從純科學立場來看，或者不免有缺點，但是從道德的教訓並  
燭來看，却有其不可估之價值。

他說天與人是一體的，上帝存於吾人良知之中，良知這發而爲  
仁，即爲上帝與人之共同意志。不但人類，凡是萬事萬物，從極微的沙  
粒以至於大的星體，它們各各皆有其一致之法則，而各各之間又有  
其調和一致之共同法則。人類所以暫時失其這種合致的法則，是由  
於物質的引誘使良知閉塞。故應啓發這種良知，以實現一致的道德。  
在教育方面他主張要有一致的目的，共同的信仰，指示給青年一條  
正確的道德方向。在文學方面他也主張須有一致的道德含義與未  
來的啓示。在政治方面主張自由團結，由小的團結而成大的團結。由

人的團結而成國的團結，互愛互助而成爲仁道的新世界。這是馬氏一貫的學說。他在這箇學說中給我們一箇深刻的教訓，就是他以國爲團結之單位，國家平等才有國與國的仁道團結。如果國的本身還不能團結，將何以求仁道的團結？所以第一步必先國有統一的信仰，統一的目的與力量，然後才可以談其他。他關於團結有兩句不朽的格言，值得吾人晝夜默誦者，就是「對主義要固守，對箇人要容忍」，「箇團體的力量不在它的數目多而在它能夠和諧。」

(4) 愛國心——馬氏的一切學說都是根基他底愛國心而發，所以前面所陳述的一切理論都可說是愛國的理論。他不僅談理論而且側身去實行。從二十幾歲的時候因參加革命而被專制政府放

逐於國外，終其一生四十餘年間過着流犯的生活。然爲國奮鬥的決心，却無時或息。直至他將死的前兩年統一告成，失地收復，政府特下大赦令，請這位建國的元勳回來主持國政，而馬氏終因爲民主之目的未達，且亦不願盛世居功，乃子身隱去，飄流於山村草野之間。將死時還向着他底國人講：「誠懇的爲我們國家努力吧！把它能帶到更光明的路，那就是你們愛我的最好方法。」

當他度着流犯生活時，他想念他底祖國而不得見，只得望着阿爾卑斯（Alps）山喊：「意大利人呀！看你們的偉大高山吧！那裏蘊藏着無限的力量與不可磨滅的勝利。」對於故國雲山都發生無限的悲哀與遐思。當一八五二年他最愛的慈母離却人世的消息傳到

他之後，他痛悼他造成他底革命思想的慈母，不能見超邇之自由，體交瘁，幾致於死。他悲憤的說：「我已沒有母親存世上，除了我的祖國之外，我將以我母親愛我的那樣的忠誠來愛我的國！」熱情過譽，真誠流露，讀之不禁令人「張眼奮興，殷血同作。」

他雖然有炙熱的愛國情腸，但是他却最討厭感情誇張的愛國主義。愛國要埋頭實幹，不必徒事感情的叫囂，而博得愛國之美名，不把自己的光榮給與國家，而希望從國家借一點光榮，那不是愛國而是投機。愛國投機者為國家之第一罪人。他說真正愛國者「必須保持他底國純潔而不自私，愛國家的光榮，在乎國民之正義的行動，辱之來，都是由於不光明的行動與卑鄙的外交。國家的美譽，在於正

它的錯誤。而在吹它的特長。」麥麥啟言已可見其偉大的人格與純潔的胸懷。

#### 四 馬氏對於意大利的影響

「若無馬志尼，意大利革命至少要晚數十年成功，或根本現在還不能成功。」這却不是鮑爾頓金 (Bolton King) 的過譽之語。是當時的其他革命首領，也都承認這話是不錯的。雖然西歐因為政見不同，普遍常常反對他。

馬氏在實際工作方面，雖不能與加里波第、凱富爾二人相比，但是意大利人所以有一致的情緒來參加革命，却不能不歸功於馬氏。

尼，他以數十年堅苦不拔的精神，爲祖國而從事於實際奮鬥與理論的宣傳。雖鄉姑村夫無不口誦馬氏的格言，其感動力的偉大，於此即可以想見矣。

總括馬氏對於意大利的影響約可分爲三點：

(一) 統一驅奧——他以爲非統一不能實現國家之自由，非驅奧不能統一。他激勵他族國人說：「奧國是意大利統一與自由的最大仇敵，吃麵包的時候都不要忘了它。」因爲奧國佔去意大利的北部二省，使他切齒痛心，一時也不能忘記，這並不是馬氏的狹義愛國觀念，實在是因奧對意的暴力壓迫，非解脫此種壓迫不能取得國家之自由。奧之對意侵略，固然是意大利人人所痛恨，但是那種怨恨，亦

正如孫中山先生未提出帝國主義對中國種種壓迫之情形以前，中國人的痛恨外國人一樣。雖然恨外國人對我們欺凌。但是如何去恨？又如何解除這種欺凌？却沒有人能想到。祇是各各的痛恨而已。一箇偉大的民族英雄，所以異於常人者也就在此。不在他能把每箇人都從水深火熱中救出來，而在他能指出使每箇人自出於水深火熱的一條道路。意大利人把建國第一功歸之於馬氏，亦正如中國人把它歸之於中山先生一樣。惟其如此，民族英雄之豐功偉烈才能萬世流芳，永永博得全民之尊敬與景仰。

(2) 民治的教訓——意大利的政治。雖然設有完全的馬志尼所企望的那樣民主政治實現，但是上層階級也不至抓到堅果。若

了，入學校也不須要有一定財產作保證了，得罪教區小吏他不至有生命危險了；也有了憲法的頒佈，民權也有了相當的保障。凡此種種，固然是潮流所趨，然亦不能不歸功於先哲的教訓。英國大文學說家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嘗謂：「真理是折中的，歷史必各走極端，然後才取得折中的暫時真理。」意大利的革命亦正是如此，惟其有馬志尼之極端民主，與國王之極端專制，才折中下來今日之君主立憲政體。同時馬志尼對於民主政治還有一箇更大的教訓，就是他堅主張民主，然而却不主張人民有絕對自由。如他所說的財產無自由，教育無自由等等，於最純的民主政治潮流及意大利政治思想，一筆淡漠的光景暗示。但馬氏是生在半世紀以前的人，這一點却不能

說不傳說他底尊見。

(3) 道德的教訓——馬氏最大的成功還是在他底個人的道德方面，所以他影響於意大利者也以此方面為最大。他底道德是積極的道德，對於責任永不退縮，犧牲才是最高尚的道德，或是你箇人消極的不為惡，還是一箇道德的懦怯者這樣生氣濛濛的道德標準，對於新意大利人民的影響如何？我們不難拿現在的意大利與其百年前相比而得知。沒有一箇無共同道德信仰的民族而可以生存於現世的。道德就是歷史的結晶與良知的表現。一民族有其共同之歷史結晶，所以才能有一致的良知之表現。如果失去這兩項元素，則作人已根本失去軌範，整個民族必難以獨立。識之古今歷史，這

是絲毫不爽的一件事實。一箇民族的衰亡也多半是由於缺乏共同道德。革命家如果不能見到這一點對症施藥，則其革命決不會成功。精神的結合實先於物質的結合，有了精神的結合，便一定有物質的結合。單純的物質結合如建高樓於沙基之上，不久便會傾頽的。孔子耶穌莫罕默德他們之所以能影響數千年之人心，而形成精神上的大團結，並不是因為他們有多大的武力呀！

馬氏的「人責」學說及其他許多道德標準，因為歷史較淺，雖還沒有發生孔子、耶穌、莫罕默德等那樣大的效力，然全意大利人甚至歐美人之大部分，已多把他謠語奉為處世箴言了。

附註。

(一)本款出於那部書。

Joseph Mazzini: The Duty of Man and other Essays

Bolton King: The Life of Mazzini

111種的叢書“Everyman's Library”所底出版。

(2)本文關於理論之說明儘量採用原句。有許多雖然是譯自原句，但口頭傳不

同，皆未加括號。譯者不要誤會作者割離古人之意而搬為己有。

(3)兩用原文皆未註出草稿處原因是由於註解太佔篇幅，恐怕超過本文。  
所以事實上是不能註出。

# 意大利的建國英雄馬志尼

## 一 小引

——至高的道德是犧牲——凡我們的命運所蒙受的處所，皆可謂恩實於善，苦，痛苦，但非爲己而是爲人爲了至善克服罪惡——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古傳這樣的昭示我們，無疑地，這所謂與立，便是指一國的愛國魂，而國家和民族的元氣，精神，及進展動力，盡皆寄託於此上。無愛國熱情的民衆，便是拋棄國家，拋棄民族，同時，更破滅了自身的存在。因之，國勢的強弱，民族的盛衰，完全基於全體

民衆敬愛之心的高下而定。但實際上，這種愛國的情懷，不能過於每個人民的心頭。永遠的在熊熊的熾燃，最初只是由少數的先知先覺，基於他們的特殊的天賦，充分的才能，極易接受這個動力的激盪。於是，他們認清了自身所負的任務，擺脫一切的私慾，抱定犧牲為至高的道德，乃不斷的為國家，為民族，為真理，而脚踏實地的苦幹，不避艱苦的奮鬥。結果，潛伏於各個民衆之意識中的愛國的至誠，皆為所激起。在這愛國情狂的怒濤中，一切垂危的民族，得以穩固，傾覆的民族，藉以勃興。

這般先知先覺者，便被尊為民族英雄。

自然我們雖不能如幻想的唯心論者般的，以歷史的創造，只是

幾個英雄的活動的結果，但我們也不願苟同於宿命的唯物論者，硬將歷史當做離開我們的意識而獨立存在的客觀物體。我們相信歷史的過程，若無人類參加，決無成立的可能。構成歷史過程之規律，其內容的，乃為人類的活動，整個的人類的活動。所以在一定的事情和條件與在這些條件下面所行的人類活動，這兩個時機的統一便造成了歷史。而後者猶較前者為重要，因事情與條件可因人類活動而時在變易，即後者可做前者的決定。且整個的人類的活動的真意，亦並非抹殺領袖的作用，反之，倒顯示出英雄作用的偉大。因其真解當做：羣衆活動的勢力，固極偉大，但其活動的誘發，方向，目的，完全基於領袖的激動，指導與努力。客觀的事實，自己肯定了這樣的論點。所

以梁任公說：「今屬於世界者數十，其雄焉者不過十之二。彼其或之一鑄之，編造之，歌舞之，莊嚴之者，孰有不從一一愛國者之心之力之腦之舌之血之筆之劍之機而來哉？」此雖未免過甚其形容，然事實確不容作否定的企圖。

馬志尼（Joseph Mazzini）便是意大利民族中的最偉大的，最誠的，勇敢的，自我犧牲的英雄，他畢生的精力，全幅的壽命，盡情枯竭於祖國的光復運動，及滴流於對敵人的奮鬥，真如梁任公所讚揚的，他是除「國事以外，舉無足以介其心，故舍國事無嗜好，舍國事無希望，舍國事無憂患，舍國事無忿懣，舍國事無競爭，舍國事無歡欣……其視國事，無所謂難，無所謂險，無所謂不可為，無所謂成，無所謂敗，

無所謂已足」（上二引者見飲冰室文集）如此的勞苦奔流，竟及四十年結果，創生了現世的墨索里尼所憑藉而暗嗚叱咤耀武揚威的燦爛的意大利。

「前事之不忘，來者之師」

默思我國之破碎支離狀態，不亞於當日的意大利，而暴日的殘酷陰狠更甚於彼時的奧大利。但以爲國犧牲爲至高的道德，而汲汲皇皇永與惡勢力相奮鬥，若馬志尼者，則尙未見其人心不覺怦怦然動，因爲之記，藉以自勵，並期我同胞皆勉爲其人。

二 國勢艱危與革命決心的確定

——萬人可以活潑的靈感或不虛虛而已。」「我苟仰自由，則國及人類」，則他  
則實有為自由，這國及人類奮鬥的資本。學生者以，志士者以，人民者以，則實有為死  
亡而戰，而爭者，復與其能，愛義務而工作，非為其他的理由——

拿破崙頭覆後，於一八一五年乃有維也納會議。而莫俄與普  
挾威勝之威，事事皆行獨斷。整個會議乃為此四大國所統治。是時與  
相梅特涅（Metternich）原有宿憾。伊非僅為一保守者，而反  
動者。而極端的仇視革命者。凡有提起憲法及民族者，伊即目之為革  
命，而處以極刑。在這種黑暗的勢力籠罩下，意大利自然要蒙受着慘  
酷的命運，而只成一個「地理上的名詞」。於是拿破崙統治時代的  
改革，又皆恢復北部的 Lombardy 和 Venice，分歸於奧大帝。拿破

的 Naples 和 Sicily 半島則統轄於西班牙的別支。Piedmont 和 Sardinia 半島則形成 Sardinia 王朝，中部的 Parma Modena 和 Tuscany 則為教皇的領土而將此半島割裂為二。實際上，義大利除領有北部一地外並有保護 Modena 標記 Tuscany 公國則因條約關係亦無殊於奧之領土。Naples 王國亦與奧有攻守同盟的訂約。所以意大利半島除 Sardinia 及教皇領土外，幾盡在意大利的勢力籠罩中。內部的各國既連年的自相殘殺，而奧大利更自外部加以策動與鼓激，至是意大利的民衆乃不能不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他們既無立法的發言權，租稅與行政的監督權，公共結社集會權，言論，著作權，更須遭受苛政的虐遇。

馬志尼 (Joseph Mazzini, 1805—1872) 儘在這危迫的情形

下發育成的。他的父親本是著名的醫生，所以也命他習醫，但因他怯於施手術，故又改習法律。當他將及十六歲時，燒炭黨的一八二〇——一八二一年的革命陷於失敗，其黨人乃逃竄於馬志尼的家鄉——Genoa。馬志尼與其母在街上行走，望見他們沮喪的神情，因迫的

狀態，熱烈的情懷，大受感動，自是便拋棄書本，終日苦思，他想：「他們可以戰勝，若是各個人皆已盡了各自的職責！」這種思想振奮起他的勇氣，此後，他乃著黑色的服裝，以終身服祖國之喪。同時，他更發下偉大的誓願：

「以上重興意大利為誓……以為神聖的意大利的原因，而與

內外暴君相抗戰的烈士爲誓……以使我母生我育我，而自我祖國所得之愛爲誓……以當我站於外國公民之前，而知已身無公民資格，無國家，無國旗，因而臉上所泛起之赧顏爲誓……以過去的偉大與光榮之回憶，及現時的衰微與卑賤的感覺爲誓……以意大利人的母親，爲其子死於絞台，囚於牢獄，流於異域而滴之血淚爲誓……以千萬人的艱苦爲誓……願永將整個的自身，獻於爲樹立一自由，獨立，共和的意大利國家的奮鬥中。」

此後，他便將整個身體獻於國家，而他亦自信他已負有爲祖國，爲自由，爲人類而奮鬥的義務。所以一切的努力，自己看來爲是義務的履行，毫無其他的意旨，即在他的最後的一刻呼吸中，他仍懇切的

向全意大利的工人說：「敬愛並工作，爲我們這偉大而不幸的祖國，推之走向至佳的運命，而停止於他人所不能或不知的坦途上。這個是你們愛我的最好的方法。」

### 三 革命的開始——少年意大利

——誰爲我所處，我能在我的國而死；爲我所處而死！

由於外部的高度的迫壓，及內政的極端的齷齪的結果，不平的氣息，編於各個人的心頭，於是革命的浪潮，乃風起雲湧，日形高漲。最著名的祕書，便是燒炭黨（Society of the Carbonari）。燒炭黨原於在法國統治下的拿破崙共濟社（Napolitan Freemasonry），這

拿破崙敗亡，反動者佔勢，而舊朝廷又重行恢復時，一時不得意的人，便全行墮入了該社。他們雖然抱有不同的政治理想，但在懲恨咎求暴君及王室的貪污與固執這點上，完全是相同。它的領袖，太都是中產階級的中年人物，因之，不甚喜好積極的青年人物加入。

馬志尼對於它的組織的拘泥禮式，缺乏目的，及崇拜皇室的觀念，毫不生何信心。不過，因為它是當時國中的唯一的有革命性的組織，並且馬志尼也甚欣羨他們的冒着入獄及流放的危險，而竟能接二連三的發動起革命的勇敢，因之，他便亦加入該黨。但是，既入之後，事實使他灰心，他認清了燒炭黨犯了兩件必趨於敗亡的錯誤，——未把握住事實，及未抓住廣大的民衆。該黨的黨員，大多數係中年以

上有職業的人們，因而既不能深入民間，又滿懷悲憤的心理，於是這一遇挫折，便恭然就範，乃至因循苟且。

燒炭黨的屢次失敗，更加強了馬志尼組織新黨的决心。在他，燒炭黨的政策的失敗，主要的還是由於惡劣的指導，無識的策動。他認為若想革命能有着優越的成績的表現，則必須以滿懷藏著忠誠的、熱烈的、及活躍的思想的少年人來作指導者。他們可以純潔的真摯，的朝氣的理想，激動起人們的勇敢心情，前進的精力。「置少年人於革命的大眾之前面，」他說，「你們不曉得在那些少年的團體內潛伏着何等的力量，你們也不曉得少年的呼聲在廣大的羣衆中，是何等奇異的影響，你們將在他們之間，尋着新宗教的福音。但少年的

生命是在運轉着，逐漸的生成偉大的熱情與虔信。以高尚的使命來責注他們，以競爭與獎勵來激動他們。在他們之間，散播下「火」這個字「興奮」這個字，告訴他們以「祖國」」「光榮」「權力」及偉大的「憶念。」於是馬志尼乃為「少年意大利」定下一條規則，即除特殊情形外，凡年逾四十歲者，皆拒絕其為會員。

「少年意大利」的主義，第一便是信任意大利（Believe in Italy）對此，他希望以一己的對於意大利及其命運的超卓的信仰，來燃起他人的信賴。他呼出「意大利的過去的尊號，繚繞着偉大的憶念，光榮，及莊嚴的憂惱，而百年的寶地的勞作，自亦不能稍為毀滅。」在過去，她曾一次王天下，同時她更是 Dante, Vinci, 及教皇與文

道德與等產生地，而激起整個的歐洲思想。所以只要憶起此便決不會使人失望。第二是義務觀念的鼓動。他知道創造意大利的努力便是平庸的生命的犧牲，便是流放，囚禁與貧困，便是毀家棄愛人。因之，人只有以義務的要求來擔此。這種觀念訓示人以勝利僅能生於「敬崇主義，敬崇正義與真理，犧牲永遠的犧牲！」第三是社會的改革，即以前二主義為手段，而達成政治上經濟上的改革。至於「少年意大利」的政治的計劃，便是共和國家統一的意大利及與奧大利宣戰。

「一個黨的力量非是基於其黨徒的數量，而是基於其間之協和性。」這便是馬志尼組織黨的要訣，因之對於入黨的資格限制奇

嚴。但是由於馬志尼的自我犧牲的努力，終於表現了極優越的成績，當時一般的革命人物，大都係其黨員，加里波的（Garibaldi）便是其中的著名者。馬志尼的開始的革命動作，便充分的表現了他願爲國家而死的志願。更確實的證明自己的話不徒是空言。

#### 四 愛國熱忱的展放——上書

——現在除我至愛的國家外，我已再無別種計畫，願以我畢生我的真誠的愛護，為

而靈通。

這是馬志尼當接到老母逝世的信息後，於極度的悲痛中而送出的一封信。其實他老早即懷憂憤的心情，獻給國家了，於此不過再

加強其程度而已。對於意大利的前途，他抱着無限的希望，在腦際永遠迴着奇妙的幻想。他常向友人們說：「在你們的手中存着意大利的命運，而意大利的命運便是整個世界的命運。」這種觀念，自是創生於羅馬過去的偉大的光榮的憧憬。他相信羅馬帝國既已以武力與法律的威嚴統治了整個歐洲，羅馬教皇又以思想與精神的權威征服了世界，因之，未來的羅馬民衆必更能以調和物質與精神的社會的義務及發展的福音，再來統治一次。這種懇摯的信任心，使他永遠地快樂，激動他永遠地在茹苦履艱！

「意大利已被稱爲枯朽的墳地，但是，葬我們勇壯的死者的墓塋，還較那徧繁衍以頹唐與自矜的活人的土地，更有生氣，更值得存

在！」馬志尼這樣的自勵着，且更積極地以之喚起他人。不過，因他的愛國的情緒過於白熱，他對於將來的期望過於奢想，故時時地陷他於迷惘，特別是在意大利內的無責任心的動作，更使他對於同胞們生着極大的怨恨。「喫！那些意大利人是如何的冷酷，他們是如何的爲自家的無情而尋辯解！他們不曉得他們本身是奴隸，無權利，爲上帝所不齒，爲各國所侮慢！」馬志尼常這樣的斥責他的同胞。但他絕不灰心，反之，他愈感自己的責任的重大。他相信那是他的義務，去喚醒他們的迷夢，去做他們的引路的明星。

於一八三一年，查理斯阿爾拔（Charles Albert）割捨地盤，  
(Predement)的王位。阿爾拔甚爲英勇，且於過去亦曾參加燒炭黨而

一九二一年的拍地索的革命，便是由他而激發的。登位後，他雖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但已不崇信自由了。自由對他已成懷舊的慘影。他毫不客氣的將之軋成粉末紛紛惟遠流於馬賽爾斯（Marseilles）的馬志尼得知此消息，極為欣悅，滿腔的熱血立即隨之燃燒起來。他相信意大利復興的機會業已到來，因之乃上書於阿爾拔說：

「吾王有另一條路，以引領我們踏上真實的權威及光榮的永生之域，也有較奧大利或法蘭西更安全更強盛的另一興國。有較拍地索的東光耀更卓越的寶祚，這寶祚敬候着那敢想望它的獻其全身心以追求它的人。吾王，你未會以敏銳的眼光來警視這整個的意大利？她擁有豐美的自然的賦予，一千餘年的光榮的歷史，肥沃的土地，

地，雄厚的富源，但只缺乏共同的目的。層層難擺脫的束縛的檣櫓，一切地需要有鐵的意志及勇敢的胸懷的人，將她自外侮變毫不輕敵出來。請你置身於國民之首，在你的旗上繡起「統一、自由、獨立」的標幟。自野蠻的暴力下解放了意大利，建起其將來的基礎，請作個意大利的自由的拿破崙。這樣做，我們將共同的追隨着你，我們願為你而犧牲生命，我們也可將粉碎的意大利統一於你的旗幟下。你的生命已懸於劍鋒之上，請操起利劍而挑掉皮鞘。但須注意，若你不這樣做，他人將起來做，且反抗你。」

這封信是於一八三一年五六月之交發出的。於其中我們可以看出馬志尼熱愛意大利的忠誠。但阿爾拔以弱智未成，勢力未充，不

敢遠舉，且恐招忌。於是雖明知馬志尼的忠誠，亦不得不下苦旨。馬志尼入境，即予以逮捕的嚴令。但無論如何，這封滿載革命的情緒的奏書，已激起人們的愛國的憤慨，因而革命的浪潮，方呈洶湧與澎湃的態勢，而全不可阻抑。

## 五 放逐與流亡的痛苦

——我們時時的處於真實的貧困裏，但各個忠心地，我們是光明的。由深處的信仰將來，而永在歡笑中。——

自一八三一年一月被流放於薩瓦納 (Savona) 起，馬志尼以後的三十餘年的奮鬥生活，幾乎盡銷磨於海外的流亡裏。除幾次為

策動革命而潛入祖國之境外，他永在與祖國相睽離。雖至他最後的呼吸的一年，仍然是負着通緝令，悄悄的以假名隱於無聲臭的鄉村間。

他的國外的流浪生活，大部分耗於馬賽爾斯（Marseilles）和教及瑞茲蘭（Switzerland）間的奔竄。這種流竄的感覺，時時的使他感到精神上的危機。特別是得不到可讀的書籍，更使他萬分的難過。「我可以被囚在狹窄之室裏，而安適的度到終身。」他極悲痛的寫給友人說，「若我的一切書籍皆在手中，但實際上，我永是無書無琴，無景色！」並且，他只是永寓於狹小的暗室裏，在這間是不能越門戶一步，必要時，在夜間躡悄的溜出，然仍須刻刻留意。他的生活實似

在風揚起的衣襟，或爲死人燒燬的衣縫，受他人之命而隨之而逝。生有的清苦，起不出名稱，也畫不出畫，只有白在眼中隱於心事。

經濟的壓迫，使他的處境更爲惡劣。他既無不着正常的職業，又無人肯將錢借給他，因要城的流竄者向不會得人的信任。無已，他只得把自己的身上極力地求節省。他將一切的花費盡情免除，只能生存必需品及斷續的香烟。而這必需品亦只是地瓜，大蔥而已。雖然所吸的香烟也是下流中之下流者。他父親會供給他錢，使之完全發揮，於橄欖油之用，但他竟移作他用。這倔強的老人，以後一怒竟與之間絕往來。他的老母，永未會遷就過他的要求，但他又不忍時常的責罵他，在他衣服缺乏時，他常懷着懼意，告訴她母親他現有的衣服的樣子。

乏，而他母親便極力的爲之設法補充，最後因他極度的因寒，他所帶的一切，全皆走入當鋪，他母親的戒指，自己的表，書地圖，大衣都化為當的標的。爲了備置次日的食品，於一個星期六日，他將一隻皮靴及綢衫皆當了。在冬天他曾冒着自己的危險而讓掉僅有的大衣，有時因衣服的不全，使他只得停留於房內而不能外出。而他對於那自己更窮乏的朋友的慷慨施捨，使自己愈陷於黑暗之鄉裏。

但是高度的窮困，並未熄滅了他的熱情的火焰。反之，倒形加旺。內部的偉大的精神，鼓動他永在奮鬥，而對於將來的希望的把握，更激起他的欣悅，所以他似快樂的天使般的，一面安慰與他同樣命運的革命友人，同時，更鞭策他作永不止息的努力。著名的「少年營」大約是

的運動，便是於蘇瓦斯所定的。在馬齊爾斯他又集會於亞都，提出由革命黨人於一間狹小的房屋裏，他們每日宿夜，徹夜的把幹結果，革命的種子乃散播於各地，而少年一大眾的勢力亦顯然增及全歐。在瑞士，他又建立但「少年瑞士國」（Young Swiss-and）瑞士出了個刊物，以資宣傳。未幾歐洲形成「少年歐洲」（Young Europe）此一著完全以「少年一大眾」爲指標，做之製成的。在倫敦又組織「人民國際聯盟」（People's International League）終至造成瑞馬共和國的高舉。

馬志尼的國外的種種的努力，完全奏效了。而它的國會上，帶着外國的同情與資助，在他激動起國人的唯一的方法，便是于他們

以至善的模範，一個因難不能使之變節無援不足使之灰心，爲理得而永在苦幹與忍痛的模範。無疑地，實質上，馬志尼已成了這樣的模範人物。

## 六 實幹的人生觀

一些微的努力，皆帶我們走近我們的目的；

一些微的疏忽，皆使我們距離我們的目的更遠。——

馬志尼的爲國家，爲民族，爲人類而畢生奮鬥的自我犧牲的精神，不是偶然突發的，在他的內心中的深處，實蘊藏着推動的活躍的動力，那便是他的人類的義務論（The Duty of Man）義務的學說。

實可視為馬志尼對於人生的見解，換言之，即是她的人生觀。

這種人生觀的真實的涵義，與最近蔣委員長所提出的實幹，硬幹，快幹的幹的精神，遙相吻合。在馬志尼的所遺下的廣博的著作中，及其一生在實踐中所表現的活動裏，對於他的這種人生觀，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幾點要義。

(一) 幸福非人生的目的

「任何的幸福學說，必將使人類早晚的跌入人性中最高尚的因素的自殺之途，必將使人類如浮士德（Faust）在靈惑的庖廚裏追尋長生酒。」不錯，馬志尼雖如此諱，但這也張主人類的物質的要求必須注意，但他非是爲物質本身，而是爲走向更高的階段的工具。依馬志尼，若幸福爲人生的目的，則定

行麻痺了民族的靈魂，瘞沒了將來，因人類素只注意權威與金錢，而之馬志尼乃主張：「我們的目的不是最大可能的幸福，而是最大可能的高尚，」「痛苦與幸福，惡運與優等，只是生命之旅程中的偶然的機遇！」

(二) 生命是種義務 在馬志尼，人類僅有一種權利，即擺脫阻止完成一己的義務的障礙。」基於這種的根本觀念，方揚棄權利學說，而主張：「我們必須使人類都明瞭他們的降世乃為的實行一個定律——每個我們不是為自己乃是為他人而生存。」人生命令之目的，不是求幸福，而是在改善自己與他人，「為我個同胞的利益，隨時隨地的參與不平及罪惡奮鬥，這不是權利乃是義務。」

義務，我們不能無罪過的忽略它了。而必須保持如生命之長久，」「生  
命受之於上帝，因之你必須以之謀人類的利益，你必須因應展自己  
的能力，而進展了你同胞的能力，由於你的苦幹，而增強集體工作的一  
改善人類及追求真理的力量。」

(三) 休息是罪惡 生命既是義務，則人類即應在任何時間  
空間，都永不休息的作義務的履行，而不應為自己而深恩沈濁。所以  
馬志尼說：「無何物更較沮喪為惡劣，亦無何物能較自己沈思更頹  
廢！」「我們的生存，不是賦沈思，而是來轉變自然，但為己則幾永是  
伏於沈思之淵底。世界不是座大觀園，而是陰沈的血戰場……改善  
你的周圍，頌揚你所確信的真理，且遵循着而實地作去，翹首前導，學

生不息的作去！」因之人類所負的義務，乃是隨時隨地對任何事物，皆須推向人類進步之途。

(四)思想與行動必須一致。單憑消極的崇愛與理解真理，是未能遂行了上帝的定律，甚至雖讀頤真理亦無何實效，除非那讀頤者於日常生活中努力的體現它。因之馬志尼乃堅持着思想與行動必須一致，而謂「理想有何裨益？若非我們於事業中能將之體現。」

「僅只依據真理的思想是不足的，思想家的生活，必須將它明顯的表現於行動中，在精神與道德觀念與其實行之間，必須存有永生的和協。」「每個思想，每種為善的企圖，若我們不能將之推入實際的行動中，便是罪惡！」

——依據這四點要義，則我們可得一結論，那便是我們必須幹去，永

不停息的而以全幅力量的幹去。將畏怯自私的觀念效果的尋求，及他人的稱譽，統統地皆擰之腦後。工作更須加倍的努力，當我們的周

圍已為惡勢力所籠罩，而真理之路已呈暗淡之際，若確信一分之努力即有一分之代價，一分之懈怠定生極大之惡果。很明顯地，這個結論便是馬志尼畢生自我犧牲的奮鬥的動力源。

## 七 憤懣的政治思想

——政治的是後目的，乃是在一國的內部組織中，推行道德的定律——

這個標題的用意，只在想簡要的介紹馬志尼的政治思想，並非

欲對之作有系統的詳盡的探討或研究，因那既非必要，且非我們之目的。因之，於此節內，只分馬志尼的「國家觀」及「民族觀」兩大類，用以窺測其全部的思想。實際上馬志尼的整個的思想完全受「道德的定律」（Moral Law）所支配，自然，政治理想也絕不會例外。現在，暫讓我們分析一下看。

第一，我們先觀察觀察馬志尼的國家觀。依伊，國家存在，便是爲了道德的緣故。國家的唯一及最後的目的，即是在社會所給與各個人的無數影響下，援助其境遇內的男女們的道德發展。這裏大部分由於環境所決定。因之，國家必須盡力地形成道德極易成長進步的環境。馬志尼認爲有三種主要的方法可使國家養成其公民的道德。

心。第一便是保障自由。這並非以自由本身為目的，而只因它是道德的必要條件。因無負責心，便無道德。但如對於善惡，對於公利自私，若無選擇的自由，亦必將無負責心。因之，自由對於真實的進展是必須的。但是，僅祇自由是不足的，惟有社團（Association）方能使大眾的自由變為實際化，始能容許新的進展的因素來肯定他們自己，始能節省了單獨的或衝突的勞動的浪費。因之，國家的第二個職責便是促進社團的組織，而使之與自由相和協。社團更能賦與人們以相愛之心，而增加了精神的力量。所以馬志尼說：「社團使你們的力量增加百倍。它使他人的觀念與進步變成你自己的，它以人類的相愛之心，而高舉，改善，並拓植了你的本性，同時，它又促進了統一感覺的發

展。」自由既是於許多相異的途徑中擇其向善者的能力，而社團又是趨向共同目的的經濟合作，因之，國家必須將義務的意識貫入各個公民的心中，而使之走向一個理想。這種目的必須由國家的教育方可達到，因而國家教育便成為國家的三個職責。依馬志尼，教育的目的，遠超過知識的獲得，甚或品格的陶鍊，而乃在造成一個共同的信仰共同的意識。

至於政府的體制什麼為最好的問題，馬志尼則答以無固定最好的政體。他說：「最高的主宰者非在我亦非在我們，而是在上帝。」不過因為民主政治是較能正確的解釋上帝的法則的政府，而共和國家又是民主政治的最適合邏輯的形式，因之，他乃主張共和的民

主的國家。

同樣，馬志尼的民族觀亦未離開道德的觀念。他說：「民族對我是尊聖的，因為其中找得到了為全人類的福利與進展的勞動的工具。」所以在他看來，領土，習慣，遺傳，種族，言語，文字，地理，皆不是決定民族的因素，而民族乃是心理狀態，道德的現象，它雖或由物質的原因而生成，但必須憑藉着道德的事實而存在。因之，他主張：「民族僅能為人民，被人民，基於人民而樹立。」與其他政治的現象一樣，民族也必須有道德的目的以作它的充實。這種道德的目的，便形成了一個民族的偉大。

## 八 意大利統一的完成

——在我心中孕育着一種覺悟，即我們很少能目睹我們工作的最後的結果，但我們散播的種子，定於我們死後而發芽。——

混亂而破碎的意大利，自一八二〇年燒炭黨革命以來，愛國的狂潮怒發，革命的運動，亦再接再厲，無數的烈士的頭顱，爲之拋擲，無數的活躍的熱血，因之枯涸。至一八六〇年，終因民心所歸，拿破崙第三不得已乃許北意大利合併，其後加里波的乘南意大利的起亂，更誠定之，於是南北意大利乃統一。是時所餘者只法兵所防守的撒馬，至一八七〇年普法戰起，因得恢復，而意大利亦真正的統一。

啟意大利建國，自發軼至完成，中經五十餘年，舉凡天下古今的壯劇，活劇，悲劇，險劇，巧劇，無不反覆的重演，而爲其中重要的角色者，便是世所贊稱的三傑——馬志尼（Mazzini），加富爾（Cavour），及加里波的（Garibaldi）。但是三傑的身世，性格，思想，主張，行動，則完全相異，因之，他們也時處於相反的衝突中。

加富爾乃貴族出身，而是個實地的政治家，極端地忽視理論，因而便輕藐馬志尼及其主張。他只在他相信勝利是可能的途徑上，慢慢地忍耐地向前作去，而不肯冒着些微的危險。他是個實際的，卓越的，剛硬的人物，相信只有擁護君主方可尋得光明之路，而徒只熱情與暴動是無用的。於是，他不僅不承認馬志尼的奇異的功勳，且視之

爲革命的障礙。反之，滿腹沸騰着熱血的馬志尼也懷疑加富爾，而不信任他。對於實際的行動家加里波的，其間也有着一種相左的關係。加里波的崇信國王，而馬志尼則永不能破除反專制的成見，甚至有時加里波的因氣憤而稱馬志尼爲「偉大的空想家」，但三傑的相互間，雖存着矛盾的衝突的關係，然而全在惱誠的奮力地追求一個目的——祖國的解放，故結果卒能相助相成，相生相長，而孕育下燦爛的國家。

意大利統一完成的動力，在表面上似以加富爾及加里波的功勞爲大，然實際上馬志尼的貢獻尤爲豐偉。那是他——馬志尼——的勇敢而敏銳的眼光，最先認清這個目的是可獲得的，也是他給

與他人以追求這個目的的信心，更是他訓練成他的同胞把握住這個目的的能力，也更是他的純潔的熱情，爆發起羣衆革命的烈焰。無他，則這偉大的成功，定又不知延宕若干年。我們應親切的曉得，行動的淵泉便是思想，行動的效果便基於思想的是否正確。一切的偉大的革命運動完全奠基於生動的精確的思想。無思想在背後作動力的行動是無價值的，必趨於失敗的。無為達到偉大的目的的決定的勝利，是無效果的，定歸於幻滅的。

那是馬志尼，他爲了微弱而垂滅的火爐，添加了煤炭，助起了熊熊的火焰的熾燃，也是他於肥沃的美田裏，播上茁壯的種子，預伏下頑大的成果的爆發，單就他的自我犧牲的動機，也足以激起他的同

胞走向偉大的高尚的事業之途。

## 九 結語

——爲着爲着人生唯一的目的，祇是促進個人及人類的道德的發展。這就是最正的道路，對上帝，人類，祖國的義務，乃是偉人的生命的唯一定律。——

總之，馬志尼對於祖國的貢獻，是難爲度量的。雖然遠逝者也或永不能獨着這樣的認識的。他的偉大處，是偏倚於一身的各方面不過，他的精神是更值得膜拜與景仰。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敢確信，在惡勢力籠罩下的黑暗中，意大利的革命運動的浪潮，所以能層層洶湧的暴漲的，完全是由於馬志尼的不休息的自我犧牲的苦幹的精力。

的激動。因之對他，我們可做以下幾點的認識：第一便是私心的拋棄。  
在馬志尼，生命只是一種義務，一種與罪惡的戰爭，其目的非在追求  
自己的最大可能的幸福，而在改善自己與他人，在遂行上帝的定律，  
在準備着犧牲，博愛，而促進他人的利益。由此，馬志尼乃表現出純潔  
的，無私的自我犧牲的精神。第二便是他的拚命的實幹。他提出兩個  
有力的口號來作自己與他人的警惕的手段，那便是「休息是罪惡」  
與「思想與行動必須一致」。他認為休息是違反了正義的要求，因  
之，伊乃主張無論在公私生活，思想與行動必須打成一片，一個人絕  
無權利將自己的精力限於理論的探求，而拋開實際的政治工作。「  
行動是民衆的書本」他高聲地這樣警告自己的黨人。對於以寫愛

國的文章而代替實踐的行動的意大利人，他感到萬分的厭惡。他知道光明因期待必行遠逸，故又喊出「你必須洗鍊並改善你自己與他人！」第三，他有鋼鐵的意志。馬志尼的意志是極為堅強的，他永不承認失敗，而相信第一次舉事縱歸失敗，但必保留一種生動的偉大精神，最後，定引導着走向勝利之途。對於他的朋友，他曾有過這樣的壯烈的表示：「我會聽說你正在患病，請振奮起意志的英氣而恢復原狀；我時常如此的做，而皆得達預期的效果。你要注意，在民族正為自由而奮鬥的過程中，患病是極端荒謬的事啊！」最後，我們更應注意的，即馬志尼的這種勇敢的再接再厲的奮鬥，完全是為的他的祖國——意大利的自由、獨立與統一。

在帝國主義的殘惡烈焰的焚燒下，極度高壓的剝削下，支離破碎的中華民族的慘苦，實遠過於昔日的意大利民族，而暴日的陰險，狠毒，誦詐，狼貪，更甚於當日的奧大利萬萬倍。因之，對於實幹的領袖及實踐的人物的需要，更呈着間不容髮的迫切。迫切的需要他們能以超人的才能，偉大的精神，來振起廣大民衆的愛國心，而推動着一切，以創生自由的獨立的統一的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

由此，我們所需要的實幹的領袖，他的生活必須與馬志尼同樣的是生動的，奔放的，前進的，他的精神亦正與馬志尼同樣是熱烈的，求生的，輝煌的，同時，也必須如馬志尼似的，以爲他人爲祖國的犧牲，乃是至高的道德，而抱着因難不能使之變節，無後不足使之灰心，爲

理想爲祖國而永在寶幹興忍讓的決心懷着窮國窮人類的義務，與生倉的唯一定律的抱負。

本文主觀參攷書

Bolton King: *The Life of Mazzini*。

Arthur & Dorothy Ponsonby: *Mebels and Reformers*。

Joseph Mazzini: *The Duties of man*.

*Life and Writings of Joseph Mazzini*.

尼志馬雄英國建的利大意

# 復興意大利的三位民族英雄之

## 此較

### 一 序論

本文主旨，在探討十九世紀的意大利的厄運，怎麼會被馬志尼（Mazzini）加里波的（Garibaldi）加富爾（Cavour）三位民族英雄激起他們的豐功偉烈，所給與我們的是些什麼教訓？這是作者寫這篇文字主要的動機。

我們知道政治家或是革命家的偉大，為後人歌功頌德不置者。

在他能有高瞻遠矚的眼光，深明世界大勢，把握住民族迫切的需要，然後以雷霆萬鈞的膽魄，盡力為民族國家奮鬥，勝利了，成物救民，失敗了，殲身成仁。所以馬志尼曾經說過：奮鬥後的勝利者和失敗殉難的烈士，二者原是兄弟。現在我們要探求這三位意大利民族英雄的事功，便非先了解其生世的時代環境不可。本文第二節就是從這一點着眼。

但是我們深信人類的思想行動和事業等等，一方面固然脫離不了環境的影響，在另一方面我們却不相信唯物論，以為時代環境，是支配人類活動的唯一因素，以為人類絕對是物質環境下的產物。因為人類的活動，除了受後天環境的影響而外，仍有先天各個人秉

賊的不同，比方馬志尼加里波的加富爾，他們都是同樣時代環境下的產兒，但是他各有各的個性，不相容的思想，互相攻訐的革命方法，這便是事實的證明。不過他們雖然有個性，秉賦思想行動的懸殊，却能分道揚鑣，奔向殊途同歸的大道——復興意大利民族。這些將在第三節中敘述。

## 二 三位民族英雄生世的時代背景

### 一 當時的國際情勢

他們都是生在第十九世紀，在第十九世紀，歐洲發生兩大思潮，支配人類的活動。一是民主主義運動，二是民族主義運動。自工業革

命發生以來，新興的產業家如雨後春筍般的躍起，握着經濟勢力。但是中世紀的封建貴族，他們所形成的割據局面，法制，貨幣的不統一，交通語言的障礙，在在束縛了產業的發展。所以新興的產業家最初提出經濟上的自由主義，打倒封建貴族，後來更進一步的主張由他們選出代表，監督政府，主張政治上的平等，而形成所謂議會政治。議會是代表民意的，至此便是所謂民主政治，故經濟上的自由和政治上的平等，便是民主政治的實質。迨乎第十九世紀，那種以產業爲中心的資本主義，發達漸快，破綻未露，所以那時歐洲的政治思想，可以說是民主政治的思想。這是第十九世紀歐洲盛行民主主義的原因。又因爲第十九世紀資本主義業已發達，發達的結果，國內生產過剩，

不得不向外搜求殖民地，侵略經濟後進國，這就是帝國主義者的經濟侵略，某一民族受他一民族壓迫的事實，成了必然的結局。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更把拿破崙所征服的地方，重行分配，使被壓迫的民族，永遠無抬頭的機會。例如：

- 一、德國民族被奧國壓迫。
- 二、波蘭被俄德奧三國瓜分。
- 三、芬蘭民族受制於俄羅斯。
- 四、那威民族受瑞典壓迫。
- 五、比利時受荷蘭壓迫。
- 六、意大利受奧國法國的壓迫。

但是壓迫力愈大，反抗力也愈大。當時歐洲國際間雖然嚴密的防止革命，鎮壓民族主義運動的四國同盟（Quadruple Alliance）也抑不住那蓄之久而發之暴的民族主義運動。這就是第十九世紀民族主義怒潮發生的原因。意大利民族便在三位英雄鼓吹實幹領導之下，驅逐奧法人的勢力，促成國家的統一，納入憲政的常軌。

### 二、民族生命已瀕於危的意大利

第十九世紀初的意大利，只變成了地理上名詞。因為那個靴形的半島，在一八四八年的開始就形成了分崩離析的現象。意大利民族在外族鐵騎的蹂躪下呻吟着，我們翻開那時意大利地圖，就可以很清楚：最富庶和人煙稠密的地方，如米蘭（Milan）威尼斯（Venice）

ice) 廷特 (Trent) 和屈柔斯第 (Trieste)。當時奧國統治。在北部 (剛剛連在奧德邊境的南部) 的巴馬 (Parme) 麥地拿 (Modena) 特斯肯三處變成奧國親王的封地。此外教皇國 (States Church) 則占有羅馬 (Rome) 波龍加拿由教皇統治。這也在意大利的中部。至於意大利的南部 (包括拿勃耳 (Naples) 西西里 (Sicily) 雨部) 屬於法奧勢力下的西西王國 (Kingdom of the Two Sicily)。所以此時的意大利談不到統一與獨立的話。整個境內只有孤懸地中海中的一個小島造成一個沙地尼 (Kingdom of Sardinia) 王國，她包括寄奴瓦 (Genoa) 和比特蒙 (Piedmont)。她是獨立於外族勢力之外的領界。

不但如此，在一八四八年的開始，歐洲的民主主義雖在那裏狂吼，而意大利半島除外而被壓迫於異族內而平民更受貴族的宰割，聽其橫征暴斂，魚肉人民，所以此時以奧國為主體的外族勢力，便利用意大利的貴族，分別統治意大利，防止一切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發生，與這些有關的言論書籍，均在取緝之列，便衣警隊，政府的密探，布滿意大利半島之上。舉凡革命和要求統一的運動，鎮抑惟恐或懈，並且以國際力量對付，主持其事的便是歷史上有名的人物，奧相梅特勒（Metternich）啊！

## 二、意大利民族復興運動的開始

我們知道歷史上的先例：一種民族受他族壓迫，在某種程度內

可以忍受，超越某種限度以外，必然有反抗發生。如果此時被壓迫的民族內，有能領導民族的人物出來主持反抗運動，一定能解脫民族的桎梏，或為自由獨立的民族。如果沒有人出來領導民族革命，或領導者不得其人，則民族唯趨向於滅亡之一途，雖然有些最後掙扎的努力，然而只是散漫的，無組織的，不足敵人一擊的舉動，徒於民族滅亡史中造成血淚的一頁而已。

此時意大利民族所受外族壓迫的痛苦，真是無以復加。遠超越其能容忍的限度之外，於反抗外族壓迫的決心已經潛伏在一般民眾下意識之中，占全國多數的農民，受不住外族的苛捐雜稅，橫征暴斂，新興的資產階級（Bourgeoisie）因為要打破國內四分五裂的

現象，便於商業的發展，所以極力提倡民主政治，立憲政府和愛國思想。所以在施倫（Turin）、米蘭、威尼斯等工商業發達的城市裏，就充滿了民族統一的空氣。至於工人，因為此時意大利纔開始工業革命，工人的主張便和新興的資產階級一致，表現其力量於北部意大利各城市中，就是一些貴族和僧侶，也是主張外而求民族的獨立，內而求政治的革命。這就是此時意大利民族努力的路線而已。縱潛伏在一般人意識之中，這也是當時世界潮流的必然趨勢。意大利的民族英雄，只有這條康莊大道上努力，纔得到民族的擁護，纔真對民族盡了最大的天責。

目標既然如此顯明，但是用以奔赴目標的革命方法，則往往不

能相同。意大利民族運動，除些小團體不計，顯然分為三大黨派。

第一、新教皇派（Neo-Guelph）這一派主張以教皇為民族復興的中心，提倡最烈的是寄哥特（Giuseppe Giacometti），他們贊成教皇對於意大利的貢獻，歷史上一五七〇年的荷聖同盟（Holy League）極力打退外人出意大利半島，他們以為教皇是意大利道德上政治上最高的領袖，只有擁護當時教皇皮斯（Pius IV）做民族統一的領袖，才能驅逐外族的勢力，使意大利獨立統一。

第二、君主立憲派，他們反對新教皇派，相信霍威士王（House of Savoy），才能完成意大利民族的統一與復興。他們以為教皇國橫立於意大利半島之中，這分明是國家聯合統一的障礙，只有教皇

威王室（就是沙地拿王國）有勇敢和光榮的愛國史蹟，這裏纔是民族自由和獨立的泉源。這一派努力的領袖便是意大利民族英雄加富爾，加氏的見解較為穩健，主張先以威王室做中心形成聯合統一的局面，然後驅逐奧人的勢力。

第三、共和派 主張君主王室和教皇的統治，均應打倒。換句話說，他們反對新教皇派和君主立憲派，主張民族對外應自由平等，對內應創制徹底的民主政治。這一派的領袖是意大利民族復興三傑之一的馬志尼。他以為凡是意大利的統治者，都是外族侵略的工具，根本配不上談參加民族復興運動，立憲派所擁護的沙地拿國王愛伯特（Charles Albert）那更不必說了。他更反對天主教下的一般

僧侶，反對教皇。無論是宗教或政治的理由，及一八三一年的改革運動。他更看出愛伯特的遲疑卻顧，立憲派的平庸無能（Moderate），年長者的不肯犧牲，故以革命青年結合而成的青年意大利（Young Italy）便於一八三一年他流放馬賽時呱呱墮地了。

### 三 二位民族英雄的豐功偉烈

個性思想上張聯功的述評

—— 馬志尼 (Joseph Mazzini)

(甲) 個性

馬志尼，一八〇五年生在意大利西北部的寄奴瓦，在祖國分崩離析的狀態中，他受過完美的教育。他極富於情感，一生奮鬥，可說是完全受着情感衝動的支配。他的父親是有名的醫生，母親更是溫文賢淑，家裏時常談到法國革命的情形，他聽了不禁眉飛色舞。他的父母對於社會各種階級都是敦厚同情，他小時又背誦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學，這裏是歌頌共和的作品。這些力量不知不覺間潛入馬志尼天真的記憶深處，所以他以為民主政治是理想的標準政治。他更見了當時意大利的民族生命已不絕如縷，於是揮一筆之力，口譜筆書，闡明民族的真諦，在學理上固然有很大的貢獻，就是意大利的民族意識，也是靠着他的熱誠和愛國的決心喚醒。

現在爲便利說明起見，以下再分兩段。一段敘述他從事革命的經過，一段探討他的中心思想。

### (一) 革命事業

意大利處在這種危難的環境中，反抗的革命運動自然因爲環境的需要而出現。出現最早的是燒炭黨（Carbonari）這個組織的來源，史書上沒有考據，大抵是中世紀行會（Gildes）的遺蹟。牠是一種秘密的結社，帶些宗教性質，目標主張意大利的統一，因爲目標一致的原因，馬志尼在一八一九年就加入這個組織，開始他革命事業的活動了。不意加入後的第一年，就被沙地拿政府的警察拘捕，處於羈押（Imprisonment），這是他的生平的第一次入獄，後來把他流放

到馬志尼，他受這次失敗的刺激，絕不因此灰心，反而決心益堅。不過事實證明，燒炭黨的組織太散漫，分子又複雜，有的主張保皇，有的主張立憲，有的主張建立共和，意見如此分歧，怎樣能擔當復興民族的重責？馬氏認清了這些，他於是重起爐灶，另行組織青年意大利，在他的指揮之下，從事革命工作，以造成自由平等的意大利爲唯一的目的，並拿紅白青三色製成旗幟，象徵意大利的民族統一和民主共和政體的創立。他所謂的統一，並指宗教、法律、政治三方面而言，這種理想，未免太高，附和他的人很少，所以他只得上奏沙地拿國王愛伯特，致其款款愛國之誠，勸他做意大利統一的中心，但是膽小如鼠的愛伯特，那裏會有這樣大的毅力和勇氣呢？所以馬志尼的奏章上呈以

後，一如石沉大海，了無飛濺。不但此也，並且還觸動了壓迫民族運動領袖梅特勒的怒，宣布馬志尼永遠流斥意大利半島之外。此時法國政府也把馬氏趕出離境了。此後馬氏就在歐洲各處祕密奔走，宣傳自由平等的思想，散布平民革命的種子。一八三四年他曾組了侵入蘇威的暴動隊，一敗塗地，他流浪到瑞士，被逐。一八三七年避逃赴倫敦。英國此時憲政已上了正軌，對於外來的政治犯常曲予優容，不加爲難，所以馬志尼在英國的生活和一切的活動都很自由。不過他此時身無長物，飽受經濟的壓迫，衣服常常質在典當裏。後來他曾數度的祕密地回到本國，參加好幾次的革命運動，但是革命健兒的血是流了，實際上的效果，除喚起意大利民族自覺而外，並沒收到革命建

設的底蘊。其中最重的一次，是把教皇統治的羅馬，改為共和政體的羅馬，在短短幾天之內，教皇統治的勢力被推翻了。馬志尼、沙勝（Sass）和亞米圭尼（Aymen）被選為羅馬共和國的執政官，在這種革命過渡期間，他們享有很大的獨裁權。一切的軍民大政，全歸這三位巨頭總攬。在馬氏本人，也未嘗不自引為欣幸，所有生平的抱負和救國的理想，現在獲得試行的機會了。意大利民族復興的基礎建立了，那知道法國政府竟宣稱因保護教皇的關係，用武力把驅走的教皇，重行迎來就位。那新鮮的革命萌芽，——還要待馬志尼輩濫濶的萌芽，就在法蘭西的鐵蹄下消滅了。因為法國這次摧殘了意大利的革命運動，蹂躪了意大利的民族復興，馬氏便仇恨法國，所以其

後數次加富爾以外交手腕，聯法制奧，是攻擊不遺餘力，認為乞憐外族以求民族解放，這是不可能，而且是民族史上的恥辱！一八七〇年，他從瑞士放出，在海船上被捕，幽禁於哥達（Graetz）二個月。從此以後，他的革命事業便告結束，好像寂然無聞了。

從這一段敘述中，我們找不到馬志尼在革命事業中有甚麼驚人的成功。乾脆的說，他的革命，總是失敗的，他並沒有看見祖國民族復興的完成，雖然奮鬥過一生，度着亡命生活，而在他自己看來，卻是鬱鬱不得遂其意願，以死了。不過如果我們從行動的成效如何去評論馬志尼，那是我們最大的錯誤。馬氏的偉大，在其有高尚的理想的犧牲個人爲民族求解放的革命人生觀，試一研討其思想，就會曉得。

我們肅然起敬。

(丙) 馬志尼的思想和主張

馬氏的中心思想是建築在宗教之上。在十九世紀，宗教仍具有相當的勢力，宇宙的一切總是脫不了宗教圈之外而獨立。一般革命家政治家的思想都拿上帝來解釋一切。馬志尼當然不是例外。他極端信仰上帝，以為上帝是宇宙一切的主宰，他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人們的一切行為，總要對上帝負責的。意大利民族，在歷史上既具有特殊光榮，所以應該領導一切被壓迫的民族向着解放的坦途邁進，以求人類的平等。這是意大利民族對上帝所負的特殊使命，只唯有意大利民族才能擔當得起。回憶過去的光榮，征服地中海沿岸各地，

造成偉大帝國，此種不朽事業，足爲十九世紀誇耀，而在宗教上，羅馬的宗教，曾變成世人共同的信仰。所以意大利民族現在雖然處於外族蹂躪之下，但是歷史上的光榮，可以喚起一般醉生夢死的民衆，燃燒着革命的火燄，做民族解放的明燈。

他更感覺得自法國革命之後，歐美瀰漫着所謂爭「權利」的空氣，法國的人權宣言，和美國的獨立宣言，都是要求權利具體的呼籲，但一試探權利的來源，牠是新興資產階級對封建貴族或是對統治者所要求的口號，這種口號，在當時確是革命的有力的宣傳，不過流弊所及，教人只知道個人的權利，忘記了個人對國家對民族的義務。馬志尼深深知道，這種口號根本不適宜於意大利的民族的復興。

所以，他提倡人類的「義務」來代替「權利」。他力闡「權利」思想要不得，他說：

「權利是個人的自信，義務是團體的共信。權利只能造成阻力與破壞力，義務能建設與團結。義務是從基本法律中產生出來，而權利則基於個人的私慾。彼此競尚權利的結果，最後唯一解決糾紛的方法，非訴諸武力不可。反之基於義務的結合，則不必以武力相見，舉凡一切權利之爭，悉在排除之列。若是人類崇尚權利，犧牲與殺身成仁的精神，將永久絕跡於世界。」

他以為法國的革命，本來負有重大的意義和使命，可是因為提倡「權利」的結果，葬送了新鮮民族革命的生命，造成極端的個人

主義，視「權利」為個人放縱奪利的工具。所以意大利的民族復興非另創建一種新的理論做行為的標準不可。於是他著書立說，日本住的宣傳筆不停的運動，闡明人類對上帝所負使命的重大，人類只有義務，沒有權利。他的人類義務（*The duty of man*）是意大利民族復興的心理建設，也是馬氏革命人生觀基本的信條。這種義務思想的提倡，已是當時盛流權利觀念的當頭棒喝，在權利慾念橫流的今日，我國個人對民族對國家的義務觀念實有增加到極大限度的必要，而權利觀念非減低到極小限度不可。

馬志尼的思想，除了宗教上信仰上帝為一切行為推動的泉源，追維意大利過去的光榮，堅強民族自信，提導義務觀念，用為心靈建

設的基礎而外，他在政治制度上是民主政治的絕對擁護者。他所創立不幸短命而亡的羅馬共和國便是他理想政制的縮影。當時在工業革命之後，新興資產階級方始抬頭，自由主義正在肆其狂潮的當兒，民主政治自爲一般人所憧憬，所以馬志尼極力攻擊加富爾所擁護的君主立憲即係此故。

他更以爲「民族」是完成上帝所賦予的使命的重要工具，但必須按步就班的先從個人着手，而後推至於家庭，民族，乃至整個人類。最後的目的，則爲世界大同。不過事有先後，物有本末，絕不能一蹴而幾所可奏功的，所以當時一些夢想的世界主義者，儘管譏刺馬志尼崇拜民族主義的狹隘，但他絕不灰心，他深信民族主義（Nationalism）

alism) 是走到世界主義 (Cosmopolitanism) 的橋梁未有民族還未能獨立解放配談世界主義的。

以上是馬志尼思想體系的大概，從這裏，我們就很可以知道他在十九世紀思想界中，確是建立一種新的局面，意大利的民族意識和復興統一的基礎，於以造成，這不能不歸功於他口筆不停的吶喊，和以身作則的爲民族奮鬥犧牲。

二、加富爾 (Count Cavour)

加富爾是實幹的外交家政治家，他不願說做不到的話，他具有冷靜的頭腦，任勞任怨的胸懷，和政治家的手段，與空想的多感情，一切實際的馬志尼大相逕庭。若是專以成敗論英雄的話，加富爾一個

人好壞就把意大利造成獨立統一的局面，他的勞績恐怕是最大吧！

一八一〇年他在施倫（Sulin）地方及長沙地拿新王阿慢

紐（King Victor Emmanuel）即位，重用加氏爲農商實業部長。

一八五一年擢升爲首相兼外交部長，如此蟬聯十年之久，英雄有用武之地，他的政治天才和一切事功就獲得表現的機會，這可以從內政和外交兩方面去觀察。

就內政言，加氏早年遊學英國，他目覩人家憲政的納入正軌，民衆的安居樂業，國勢蒸蒸日上，傾慕之念油然而起。當他做沙地拿等相的時候，他把政治的組織，整個的模仿英國。他擁護一八四八年沙地拿所公布的憲法，在這種憲法之下，完全仿造英國——有權威

名不負實際政治責任的國王，有表面上由國王任命而實際對議會負責的內閣總理，議會中復區別為貴族院與平民院，其構成的分子也和英國絕無二致。國家更極力保障人民的自由，加氏尊重人民自由的苦心，不在任何英國人之下。在經濟政策方面，加氏也是同樣地模仿美國。他極力主張保護新興資產階級的財產，取消工商業發展的一切障礙，以自由貿易政策代替保護關稅政策，更廢除厘卡，修築道路運河，以利交易的繁榮。所以在加氏提倡主持之下，意大利的內政逐漸上軌道，社會經濟基礎日趨於穩固。

就外交言，這算到他最大的功績了。加氏不但用外交的方法紀念兩國的新約，意大利聯合起來統一起來，並且他在近代外交史上尤

創造了一種新局面。推翻了弱國無外交的慣語。他深深知道以區區偏安的沙地拿王國，雖然內政上了正軌，經濟打定了相當的基礎，究竟力量有限，他更知道意大利民族要求解放獨立，非用武力驅逐外族的統治勢力不可。但是依據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革命失敗的經驗，蕞爾沙地拿真不堪奧大利一擊，他因此就深結別國，勾結奧不甚和洽而與意大利極有關係的法國來幫忙。那時法國係拿破崙第三當政，他也是一位壓迫民族的罪魁，但加富爾利用他好名譽和好勝的野心，使法國與沙地拿訂立同盟。我們一回顧這次意大利的獨立運動史，對於加氏高瞻遠矚的眼光，神出鬼沒的外交手段，爲民族謀出路的苦心孤詣，飽受攻擊而不沮懈的氣魄，不禁使我們五

體投地的欽佩。現在舉其荦荦大者幾件事做例證吧。

他的外交政策既決定聯法出奧，所以極力設法拉攏拿破崙第三，離間法奧的關係。但是只靠人家幫忙仍然是空話。沙地拿區區小國，在國際間有誰來注意，更有誰會記起在外族鐵蹄下的呻吟着的意大利民族呢？因此加氏決定要沙地拿在國際間取得實際上說話的地位，引起國際間的同情，非先參加一種國際間轟轟烈烈的大事不可。剛巧一八五五年克里米戰爭發生，他就聯絡英法與俄羅斯宣戰，沙地拿軍隊的戰功很大，結果一八五六在巴黎和會席上，加氏痛陳意大利民族不堪奧人壓迫之苦，祈英法予以援助。自然事實不會那麼簡單，英法代表絕不因加氏一言，就為人家民族的利益而流

血，所以這次並未獲得直接的收穫，但是沙地拿的地位，從此提高了。

於是加以更進一步的與法國勾結，一八五八年與拿破崙第三，

或簽約定法國援助意大利驅除北部的奧國勢力。意以尼斯（Nice）

換威（Savoy）為報酬。翌年——正是一八四九年那是沙地拿革命

慘敗後的十年——奧國干涉意大利內部的克實軍備，遂與沙地拿

宣戰，拿破崙第三隨即攻入，與沙地拿軍隊聯合，與軍大敗，差不多完

全退出意大利北部。但拿破崙第三深惡沙地拿統一意大利之後，

然一大強國，於己未必有利，且介於意大利中部的教皇勢力範圍，加

富爾也要收歸沙地拿的統一範圍之中，使脫離法國的底盤，這顯然

都是與法國不利的象徵，所以法皇幾途懷疑起來，秘密地與奧議和，

畢竟奧國是戰敗的國，所以還把意大利北部的 Lombardy 割給沙地拿，而且奧國對於在意大利半島上所有的割地，此後已失去統治的權威。到了一八六〇年 Parma, Modena, Tuscany 等地，在民族自決的口號下，脫離奧國的統治，相繼併入沙地拿國中了。經過這一役以後，蘇威尼斯雖然割給法國，整個意大利半島除去南部的西西里中部的羅馬，北部的威尼斯而外，其餘統統歸沙地拿王國合併了。一八六一年沙地拿又統一了南部的西西里，沙地拿變為意大利君主國，King Victor Emmanuel 加上意大利國王的微號。一八四八年沙地拿的憲法已被視為整個意大利的憲法，意大利的國會也就首次在 Turin 開幕，意大利民族對內統一對外獨立，太陽上已成功。

十之八九了。不幸加富爾就在他的奮鬥快壓於成功的時候，長辭人世了。

### 三、加里波的 (Garibaldi)

加里波的個性更和馬志尼加富爾不同。他是一位齒莽豪放的冒險軍人。小時度着航海的生活，一八三四年曾加入馬志尼所組織的少年意大利，因爲參加寄奴瓦 (Genoa) 的革命暴動，被宣布死刑，他逃到南美洲。及一八四八年沙地拿反抗意大利的時候，他組織義勇隊曾殲滅了不少的奧軍。翌年在羅馬驅逐了教皇，建立共和國，他與馬志尼合作，在軍事造成很大的功績。以後法國增加援助教皇的實力，加將軍還是不屈不撓與敵死拼，這都是爲意大利民族爭光表

示古羅馬後裔，未嘗沒有健兒，且足以與世界強敵相抗。一八六〇年，馬志尼派他在西西里發動，加將軍秘密地帶着千餘位愛國的健兒，所謂「*Red Shirts*」——由南部意大利奔赴西西里。西西里民衆的民族意識，早被馬志尼叫醒，加之不堪法國 Bourbons 王朝的壓迫，加將軍一至，以爲解放救星從天而下，加將軍在軍民協力之下，五個月內便征服全部南意大利。此時假如他存一點私心，他便可安然的做南部意大利一方之主，民衆絕無不服從他的道理。但是他大公無私的個性和愛護國家統一的至誠，使他本人所打下的江山和盤託出送交沙地拿國王，使意大利漸趨於統一獨立的狀態。這種坦白大公無私的精神，可以做古今中外革命軍人的模範。

其後，那裏涼的瞧着中部的羅馬，形成教會的特別區域，這是顯然妨害意大利的聯合，他於是不顧一切的侵入羅馬，意在驅走教皇，但沙地等國王因為要靠仗法國的庇蔭，所以不敢開罪教皇，並且阻止攘滅加將軍這種企圖，一八八二年加將軍竟慘死以死。他和馬志尼加富爾一樣，都沒有眼看意大利民族復興的完成，但他們都認為意大利民族復興的三位英雄，因為復興的萌芽，已經用他們的汗血，灌溉生長起來。所以一到一八六六年意大利趁着奧之戰，助普攻奧，雖然意大利失敗，但是因為普魯士勝利的關係，終究允許意大利收回歷史上的大城威尼斯（Venice），四年以後，普法之戰，又替意大利造成了個好機會。戰爭既起，法國不得不把駐在羅馬保護教皇的軍

談，謂回抵抗普軍的侵入。拿破崙第三既經失敗，意大利的軍隊就在這年八月占領羅馬。翌年（一八七一），羅馬便變成意大利王國的首都。意大利民族對內所要求的統一，對外所要求的獨立，至此告成。

#### 四 二位民族英雄的評價和他們所給予我們的教訓

芬蘭雖被俄羅斯生命不絕如縷的意大利，竟在這二位民族英雄的領導之下，奮鬥奮鬥起來。這是合理的闡明，希望歷史家將來記載。

功上說，馬志尼要算首屈一指，比方一八四八到一八四九年的革命運動，雖然一敗塗地，但革命的種子，被他老早種下，現在不過才開始發芽滋長。就是後來在加富爾領導之下，聯法攻奧，民軍能齊心協力，前仆後繼，這種爲民族犧牲的熱忱，還要歸功於馬志尼所燃的革命火燄，絕非可以倖至，這是馬志尼對意大利民族復興最大的貢獻。不過他是富有神經質的空想家理論家，他所有一切的革命計劃沒有，一切能夠底於成功。例如當每次計劃革命暴動之前，他既沒有把握的準備，如加富爾謀定後動的設計，又沒有像加里波的以少克衆的軍事天才，所以每次總是慘遭失敗，失敗之後，奧國防止益嚴，在他領導下的少年意大利的革命健兒，有的下獄，有的流放，有的犧牲頭顱。

但這些犧牲並不是白費，有了這些犧牲才可以掀起革命的高潮。因爲就革命的方法而言，行動的宣傳其效力勝過口頭宣傳十倍。這是他的摶急的個性，盲目的從事革命所獲的意外收穫。

不過也只僅因爲他個性摶急，忽視一切實際的原因，所以他極力攻擊加富爾以沙地拿王室爲統一意大利的中心，他更反對加氏的運用外交手段，聯法攻奧，以求民族的解放。他以爲意大利民族的復興，只要人人盡了對上帝所負的責任，只有盡義務，沒有權利。意大利的民族解放只有從意大利民族本身中去求解放，向壓迫民族的罪魁去搖尾乞怜，這是民族之恥，更污辱了意大利民族對上帝與人類所負的特殊使命。因此，加富爾的苦心孤詠，不能沒有得失。馬志尼

人。

但是加富爾卻不因馬志尼派的攻擊而心灰意冷，到一八四八年——一八四九年的革命失敗以後，他受了很大的教訓，覺得民族的解放，最後非以民族的武力，進而外族的武力不可，但是當時的沙地拿與奧軍相抗，真如以卵擊石，民族的血迹流下，於實業有何裨益呢？所以從此以後，他就改變徹底的流血的革命，改用新舊組的外交上的奮鬥。同時他更知道專靠外交家的說服，民族不會解放的，所以

在一八四八年革命運動發生以前，意大利的民族雖然充滿着

民族革命的要求，但缺少一種中心的力量統治這種革命的高頭。

從一八四八年革命發生，沙地拿會宣佈憲法，並且頒發擴大民衆，與外族肉搏，結果雖然失敗，而沙地拿得因此取得人民支持，他的地位。所以加富爾深謀遠慮，一心以沙地拿爲領領，一大半的中心。他不是真圖有愛於沙地拿王室，他知道所說那「素有」一種中心的力量，微甚，不可。所以也不顧馬志尼派的笑罵和失望，憑着負重的胸懷遠進，要安撫意大利民族的苦心，蓋不在此毫無之。那種苦幹實幹的精神，尤足爲我們現在的模範。

至於加里波第，他的事業比較簡單，不過是說民族的奮鬥。這兩馬志尼加富爾有兩樣。他有時和馬志尼加富爾合作，只爲了復國。

民族的原故。有時和他們意見衝突，亦炭不容，也只爲了復興民族的原故。他們三位之間，只有公債，沒有私仇。革命的方法雖異，而目的則一。

從上面幾節的敘述，我們可以知道，十九世紀意大利未統一獨立以前，國內是沒有中央政府，國外受制於好幾個國家，其分崩離析的狀況，比之現在我國還有過之。我們的人口比她多，土地比她廣，所以我民族現在所處的地位，恰巧和那時的意大利差不多。西方古羅馬，東方大中華二者在歷史上的光榮也不相上下。民族的急待解放，復興，也有同樣的迫切，只要我們肯努力，我國民族還有不能復興的道理？看了意大利的民族復興史，我們應該知所警惕，增加民族的自

奮力。民族自信力是民族復興的寶貝，我們應該奮力提高。鼓揚。予青不能妄自菲薄，以為民族是沒有辦法了，這是我們應該首先認清的。

其次意大利的統一，是以沙地拿王室做中心漸漸地聯合統一。

成功的。假如沒有沙地拿做統一的中心，或是像馬志尼派反對以沙地拿王室爲中心來形成統一，那麼意大利的統一，在十九紀是否能夠完成，還是疑問。因爲古今中外，由分散的狀態趨於統一，非有一種中心的力量做基礎不可。比方德意志的統一，則以普魯士爲核心，日本維新運動，則以天皇爲中心，我們民族是融化許多種族爲一民族。這種融化的過程，便是漢族爲統一的中心。其他的例證，真不勝枚舉。抽象的說，所謂「統一」云者，並不是先自由聯合，形成一種單位，而

是先有一種中心力量做單位，其他的才能附着於此，便成統一的局  
面。故統一的事實是先有「一」而後能「統」，不是先「統」而後  
「一」。因果關係不容紊亂的。那麼現在我們民族中，如果要求真正  
澈底的統一，我們首先應該探究，是不是已有中心的力量做統一的  
基礎？沒有的話，我們應該從事創造；有的話，我們應該努力維持。不是  
我們要讓這中心力量的本身，乃是為了這中心力量是完成國家統  
一復興民族需要的工具。

最後，我們知道復興民族是一件極繁重的工作，不是某個人或  
一種力量所可完成的，這要靠多方面的努力。但要有個前提，就是目  
標必須同一。所以復興意大利民族的三位英雄雖然他們個性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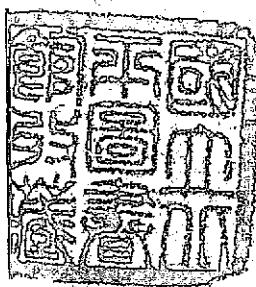
思想主張不同，各人所走的革命途徑也不同。可是他們有個共同努力的目標，復興意大利民族。因有這些不同的地方，反而各盡其妙用，如「鼓手」的馬志尼，把意大利的民衆，從醉生夢死裏叫醒，沉毅多謀的加富爾，抓住統一意大利的基礎，按步就班的切實苦幹，莽善戰的加里波的，他能以事實告訴世界：意大利的健兒，堪與世界最精練的軍隊拚命。這樣的有共同的日標，定會殊途同歸，自然不會南辕北轍了。在今日的我國思想界裏，已經極其龐雜而缺少中心信仰，不過假如有人能夠良知發現，以為民族非救不可，而且肯犧牲一切貢獻於民族國家的話，縱然他們所做的方法，與我們不能一致，我們也認他們是友好，不妨各行其志，以復興民族。以上數點，是我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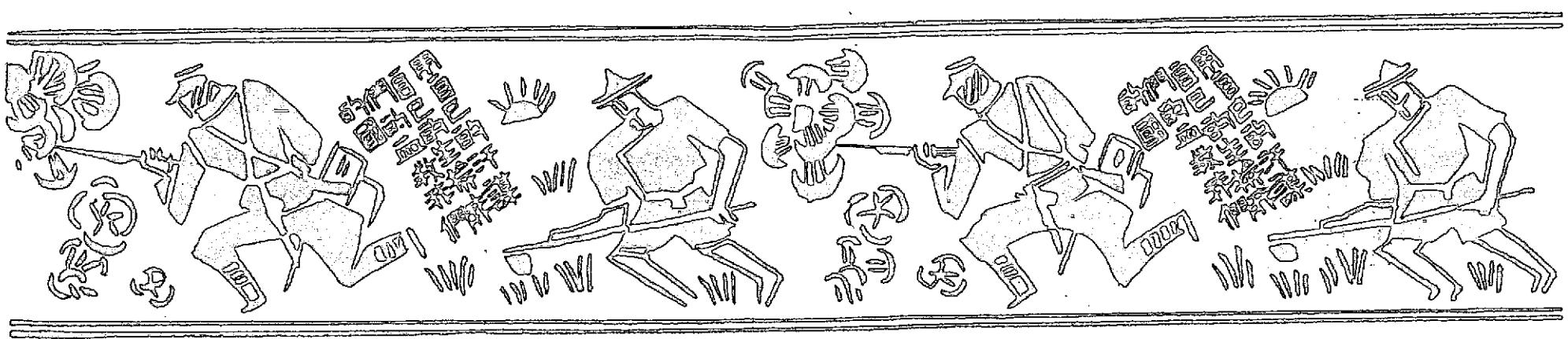
較比之雄英族民位三的利大意更復

這三位民族英雄中續後小小的感觸，也是意大利民族復興史所給  
予我們的教訓。

中華民國廿四年拾月八日

收到





借書到期表

Date D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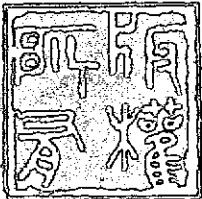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初版

民族英雄評傳之十一復興意大利的三傑

(全一冊)每冊定價大洋一角

外埠酌加郵費

汗血小叢書



著 作 着  
發 行 人  
行 所  
汗 血 書 店

柳靜康 楊白雲 李守廉  
振聲

總店 分店

上海北四川路新祥里五十三號  
南昌中正路八十八號  
武昌新武昌路八十八號

